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燈餘話大全



新增全相剪燈餘話大全卷之三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 李 昌祺 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 劉 子欽 訂定
上杭縣 知縣胙江 張 光啓 校刊
建陽縣 縣丞何景 春 同校 綉行

鳳尾草記

洪武中有龍生者本建康人也祖仕宋為京官從隆祐孟太后南遷留家江右子孫蕃衍世守詩書生行第八六七歲時長者教以詩輒能成誦九齡屬對作五七言絕句詩皆可觀衆以聰明許之生有姑適祖氏者特愛生生往來姑家甚數祖有異毋凡弟同居各爨兄殁惟嫂陳氏及二子三女存長女次女皆適人惟幼女在室絕有姿容長生三歲生雖少年穎敏而剛謹不好頑弄且善伺人意故祖氏一家聞生來莫不歡喜女亦視生如弟兄不復迴避女毋聞生姑稱生長進好學深欲婿生女



亦看〻囑目祖中庭植鳳尾一株已百年生今猶其側交枝無勢
人出就生鳳尾下謂生曰老母聞令姑說子聰明欲以我結婚
我亦願為子妻託令姑主張第未審子父母之意從否儻姻成
會合得為夫婦雖死無憾不然我之嫁人非商家郎則耕家子
縱金玉滿堂田連阡陌不願也生應曰得累為配足慰平生因
指鳳尾誓之曰若余事成開花結子事若不成枝枯葉死誓畢
散去生盤桓祖氏大小悅之女猶敬慕為至親椿茶與生〻取
茶回女戲曰茶已喫矣不患不成家人聞之亦不閒也會士姑
與練姻娌參商隙為從吏陰實傾之故生父母猶豫女未知也
生以告女曰子既未便開親我亦不即納聘當與老母謀必得
子為婦然後已女家貧未嘗有綃纊之飾粉黛之施而荊釵布
裙著無垢汙下至足無亦炒尚如雪熟之膩性和柔婉娩特甚
機杼之精剪下之何為一族冠二嫂酷姑之女不較也生素其
為人愈有仇恨意之類得良媒姑又〻



月生既冠矣二三子謀爲家議姻先然女念生未肯其懷惟
母知其情諭之曰吾又遣人往彼說汝姻事早晚當有定議汝
勿煩矣從損俗親迎既生至雖王姑家而意在於女留數日二
嫂俱歸強女獨於小樓上樓下一深巷通後園若半磚砌徑道
以登生從密中近聞女重吾往來女所女見生來喜氣溢面輕
紗叙禮與生對坐且勸且談因以已年庚告生使生推筭下其
謂否又與生話家事甚深生感其意口占一詩贈之詩曰

曲房深処一枝花　紅艷何曾失露華　素質自猜不讓玉
香肌紅映六銖紗　金鈴有意頻相付　繡幃無情苦見遮
漫使東皇須着力　向人開処莫教差

女不甚讀書失字而已語生曰子宜解說俾我聞之生一一敷
繹其義女笑曰他日得侍房幃子必教我〻雖愚憒亦當能之
生曰婦人女子偏是聰明以子慧心學之易〻因代為答詩曰

深謝韶光染色濃　吹開祥擬情東風　一生愁殺露凝珠滴



寂怕春深損玉容　嫩蕊祈時飄蝶粉　芳心破處點猩紅
金盤華屋如棲鸞　早入雕闌十二重
生復嘆嘆為詳詩意女曰常聞子才調敏捷今覩信然使我傾仰彌切因目生父之日子精神意氣决非庸人後當貴顯我欲以蒲柳之質為託者非有他也以父早亡母無斷老長兄書寫公門次兄陷身吏役二嫂悍惡子所深知但得遠離苑籍付託終身于縱無官不為命婦亦不失為士大夫妻万一流落俗子手中有死而已惟子念之圖之生自初悅其貌不料其淑慧有失若此自是拳拳婚議惟恐蹉跎俄而女兄呆以吏役家事亦落生父母無意婚盟謝而辭之遂缺望矣生私作長歌一篇寄焉歌曰

我昔正髫君笄矣騎竹馬君來遊手持花梢枝君戲君身似玉
顏如蓮愛我月明聰筆倪經史文章共驪從鳳驂鸞雙飛
層鳳尾何如我回見層樓窈窕洞房深春纖纖柳水縱縱



倩不來奈若何羅幃同心竟乖鴛繡襦甲帳隔天涯未酬往
魂李張倩君知許嫁誰人家我行射策黃金殿回首清河漠
塚中自斷巫山淚如霞

一日女與黃姻成家二嫂尋常與女大閒女深於門閨性稍善
良莫敢出言又不遜罵然不勝憤懣之晉約秦盟遽然斷絕曩
宵憔悴躊躇無聊是夕飲鴆死後上母啼哭之慟手自洗殮於
胸前得一綉囊寄所寄香箋一幅視之乃生所寄之詩也母不遠
其意仍置棺中生聞女死託以省姑走吊焉至則珠沉璧碎玉
殞花飛將入木矣生涕淚如雨悲不能堪送歸葬所掩壙成墳
而歸後數年生果高科要識烜赫于時離別取妻妾意不忘女
常與天師無為張真人論鬼神偶及女事真人見生切切為識
亮拔之越數日生夢女曰妾從辭世二十餘年陰府查籍以妾
當生三子壽至六十數未克終卒于非命俾再為女人亍其風
業而感家真人道力天符忽下今往河南府洛陽縣程城胡氏



妻夢別女人自賦長篇

家爲男子矣感君深愛生死不忘但恨无以奉報耳然君方當富貴位極人臣福壽豐隆子孫昌盛言訖拜謝而去行數步復回顧云郎善自珎愛永逝矣倏然而寤生既覺追無以爲懷遂人姓文家視鳳尾枯死已數年矣生遂作哀鳳尾歌傳於世云

有章有章名鳳尾仙人種在丹山裏世間百卉遜芳菲珊瑚宝樹差堪比婆娑絕似鳳凰翎號以佳名曰鳳稱海上行遲珠露溫洞簫品徹綠雲停旖旖旎旎猶真靜琉璃刻葉琅玕柄兆苞健欄時下來五色奇文爛相映日影飛耀睛飾金盛夏倚倚風倆杯豔陽不作桃李態晚歲實堅松柏心華堂清颺挺新翠嬰娉飛瓊翠隊會倚叢來許裊偷香指樹惟期終作配那知萬事総非真幽芳淑質俱成虛綺檻靈根凋百歲綠衣飛色殞三春鳳兮偶作來過此弄玉臺空鳳尾死鳴呼尾落野棠青孔雀飛散土花紫感時撫舊恨悠悠碧羽蹤跡万古休欣助嘆逗蛩吊月荒煙老樹鳥啼秋花亭重戢春又



綻鏡破釵難求合散因歌風星寓孚衆留與多情後人嘆

武平靈怪錄

郗仲和名詠道州人本富家子癒有學問頗能文章然豪俠不羈用財如糞土至正壬辰紅巾寇亂家業為之蕩然遂東西奔走寄食於人嘗往來武平項子堅家為館客子堅故儼顯然發跡欲先飾其門戶故婚嫁必擇高門閥衙耀於人名宗右族之貧窮不振者輙與締姻此則豪其甚腴彼則貪其富貫書翰校劄應酬衣縣之類皆仲和粉飾不知者謂為衣冠家矣洪武五年子堅死二子宗可宗何時斌事葬子堅臨汀山中距其宅五十里仲和為述行狀請銘於宋太史景濂且築潛全庵于墓側求僧守視頗然一坊割田二百畝飯僧仍請南華本如真公主庵事狀元金溪吳伯宗記之仲和往返庵過當途過必留宿是歲有小幹往福州為人留卻者數載已而貴可辟孝廉除福興府同知後與豪罪失不以聞彼罪死秋官獄中家產籍沒為



項子[illegible]臨汀洲墓

因入宮僧漾散去洪武乙丑仲和歸往訪項氏祗徑荒寂矣遂假宿焉不知項亡而庵廢行入方丈寂無人聲逾泳僧房或開或闔最後至一室僧坐榻上聞人足音訝曰誰耶仲和告以姓字僧閒中應曰然則故人也請坐仲和詢僧名對曰山僧初有幼師君及見之今忘之耶仲和莫曉為何等語復詰餘僧安在曰偶赴水陸齋會於施主家惟山僧久患風痺不能下牀故在庵耳僧行童俱出不意公來茗供俱無乏物奉待仲和告以未飯僧曰案上有殘豆數合公若不嫌請取食之仲和餒甚撮而嚼焉因問項氏動移僧曰故無恙仲和倦欲求寢僧曰此中有數客每夕來就山僧閒話[illegible]當至恐公不安仲和問何人曰皆近村良家子弟[illegible]項氏親[illegible]仲和喜曰若然幸甚須臾二人先入五人繼至僧曰今夕偶值[illegible]權宅下顧留宿於此諸公勿訝仲和就請[illegible]亂[illegible]就至詢曰余石子見[illegible]石原韻也繼全肖[illegible]合兆伴[illegible]合[illegible]礼仁[illegible]盡不如愚也仲和謝曰燭燈



供無不訝行乩乞不凡眾共推曰既為項氏館賓又是山門施
客相與一家何非之有遂共僧講論辨若懸河亹亹不休衆遊
佛訪僧曰諸公久得禪悅當將機鋒斐然文士起席何不且聯要
談更裁佳句以為精賞欲紫之窗劇眾曰諸子先吟曰

曾梱文房四宝稱　畫成鴝眼映金星　龍賓法劑長為侶
圓鏡方琴巧製形　銅雀隊畫成鳳味　玉蟾吐水帶能腥
莫欺純壽渾無用　會與維摩寫佛經

原顯詩曰

早拜中書事祖龍　江淹親向夢中逢　遠諳秦代蒙恬巧
近謫吳興陸顥工　雖距離來香霧濕　狸毫點處賦朱紅
于今贏得留空館　老向禪龕作禿翁

兆祥詩曰

身殘面黑眼生沙　棄置塵埃野衲家　僧病幾同將覆槃
客來長是使煎茶　無緣不復勞耳繼　有溺從教若歲華



昔日炎炎今寂寂　莫將冷熱向人誇

乖合詩曰

家貧無托欲依誰　散木微軀人覺衰　孔聖絶糧尚敢慍
范丹之米豈辭飢　當年陳地何須餓　此日生塵不可炊
悄悄煙消灰燼冷　悉悉路窮欲何為

以禮詩曰

幼身如絮大輕鬆　慣覆虛能與養公　重裁不因兒恐卧
絹穿只為匠難縫　塵灰積厚無人洗　蟣虱生多欠火烘
零落半歸蟲鼠齧　因知色相本來空

上官論詩曰

常人條係貴人宗　生死將如死者帶　除是昇飛無用我
昔遭崩化也須余　能函蓋世英雄骨　骿無領戴總治軀
寄語芳芳塵世客　百金莫將我先儲

如意詩曰



長頷古貌骨稜稜　心腹和空不減增　早悟有身真有患
可堪無伏更疔僧　頻依熱室行將樹　久想危閒去未能
朽木枯骸禪寂菓　一宵清話勝聞經
吟畢撫掌大笑傍若无人忽風約雲開月光穿牖隱隱見諸公
狀貌或瘦而肨大或癡而頭縱或黑面而一臂甚長或垂帽而
一軀極短徐行者翩翩然翹袍屹立者亭亭焉而寄蹤後
一老頸背生鱗仲和異之方欲詰視僧忽曰晴風先生羅本崇
至矣衆皆起迎遂見一叟稱衣竹杖態度閒雅兩袖翩翩然搖
而進揖衆客而言曰諸友今夕之吟樂乎原輔曰先生何後也
各誦所作呈之先生曰諸公自道甚佳但不免為外客所怪以
禮曰客雖未老然見晚當與上官公同載矣抑又何傷先生詰
僧曰吾師何故又作曰待公來同賦耳乃朗吟曰
厭見閻浮劫火紅　荒山獨守化人宮　三千世界者成幻
百二山河盡屬空　衣鮮亂垂悲伏毀　床頭不掃狂僧慵



難尋物外逃禪侶　罕遇樽邊入杜翁　猛虎每游蓮座下
怪禽多宿竹欄中　青苔滿院新經雨　黃葉飄龕不起風
一對金剛蝸篆面　幾尊羅漢亂蛛胸　殘經缺字函已損
古器成精件件雄　廣殿夜開無月照　閒門鎖晚有雲封
謾憐衰朽煙霞骨　莫起裡類土木躬　良夜豈期佳客住
清吟况與故人逢　嗟聞籩豆充饑腹　梁上深粧染霜容
行入輪迴歸敗壞　不須羞苦笑疲癃　莊嚴未必成三昧
遊戲何方運六通　梅子熟時留老住　松枝偃處記遺蹤
欲知吸盡西江意　只聽晨雞與暮鐘

清風先生深賛其妙亦歌曰

臨汀山川惟說武平胥孤峙秀聚水滿清蒼龍古塔白虎
開佳城青鳥叶卜筮玄武迎休禎形環勢抱相回護信是天
造地設成當時項家防存孝父於此守墳培護樹將招
提守遂請貞公作庵主祖耀百碩佃人供鐘鼓三時唄音舉

知果報方假公訴冤恩

能幾年寒窻許馬厮風吒泣雨常住之由寓所取門從俗僧

俗為俗禪那一大寺久荒湮宵賊詠來講鄰邦生流歸來儘

銳石公持重行行方如偶然挂錫脫而衰朽兆得失柄總憑

而要求收拾之翁衣裓癡治門禁倡風爭聚花合散延少持

推上官究探使人惧寒寒放浪號清風老大佛收玉函容平

生掃遍天下錢族親尚在杭城中知儈貧病辭奔走社不寒

灰身土偶無心望賜紫報衆黙然悟悄開口齊謂非是忘

怪徒捐逢且復為媢嫉功名富貴盛浮世聲色根花飛幻軀

參橫斗落金雞唱回首東西分散矣要知物我兩相忘塵

遺蹟空談題

邊巡閒坐兒收光陰雖戒曉報偏處散不知所之仲和出視茶

然空庵還存病僧獨一泥像觀其間題字年月正仲和寓菴時

所塑者今已剝落始悟山僧有此幻身君又見之上吉復過別

室惟敗硯支門赤筆委地鼠糞堆積于案間因思所食幾且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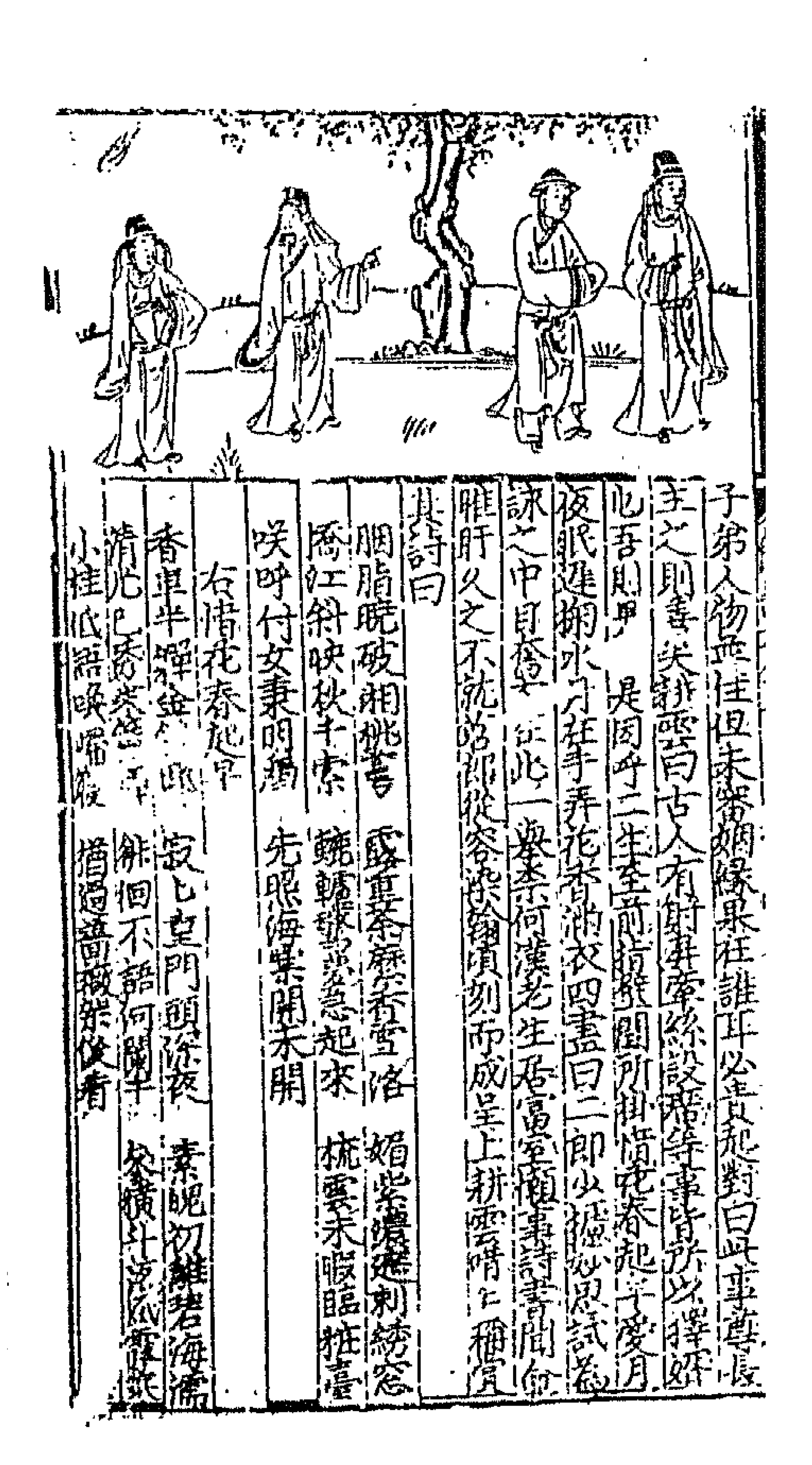
是物也又有爛絮被一番舊羅扇一握既生塵而欲破鉄無柄而半穿挂掛木魚壁倚棺蓋仲和大駭奔走出門行數里方有人家因往投之主翁訝曰此地闃無人居頗多詐怪子昨夜宿於何處仲和備以語之翁曰險矣哉子之性命也并告以項氏遭禍墳庵圮毀其家寄一棗木于彼近亦被人劈而為薪止餘蓋在耳所遇石子見毛原頴非硯與筆乎盆兆洋胥乖合非鉄與甑乎皮以禮則衣守木如愚則木魚上官蓋為棺材羅本素乃舊扇即子所覩故物顛倒為惑也其曰有與項氏親戚者蓋指棺而言耳棺為項氏故物故曰親戚也仲和默然悚慄特甚即日回家果得重病因憶早晚與上官公同載之言料必不起遂却醫藥妻子交口勸之仲和曰死生有定物已先知服藥求醫徒自苦耳又半月竟卒嗚呼若仲和者得不謂之遇邪之士哉

張女傳

張女姓王氏字潤真常山人二歲而父歿母黃氏携張女寓



人沈必貴沈無子止之過已生年十四雅善歌辭兼通音律德上容四者咸備遠近爭求納聘焉時同里有徐姓劉姓均王者請婚循切徐本華胄而清貧劉宗白屋而暴富徐之子名苕郎劉之子名汗老皆儀容秀整且與瓊奴同年必貴欲許劉則鄙其門閥之卑微欲許徐則慮其家道之消乏躊躇遲疑莫之能定一日謀於族人之有識者彼爲之畫策曰但求佳婿勿論其他必貴曰然則何以知其佳乎曰易耳子宜盛爲酒食特召二生仍請前輩之善文辭者使精觀之一則觀器量之如何二則試詞翰之能否擇其善者而從焉於選婿乎何有必貴深然之至二月花晨開宴會客凡鄉里之號名勝者咸集于庭均玉從道亦各携其子而至蓬老則人物整齊從容應對降登揖讓未免矜持苕郎則眉目清新言談儒雅衣冠朴素容止自如衆賓有耕耘者沈之族長也名知人是月二生已默識其優劣遂乃賜言於衆曰宗媛必貴有女及笄徐劉二公欲求諦好必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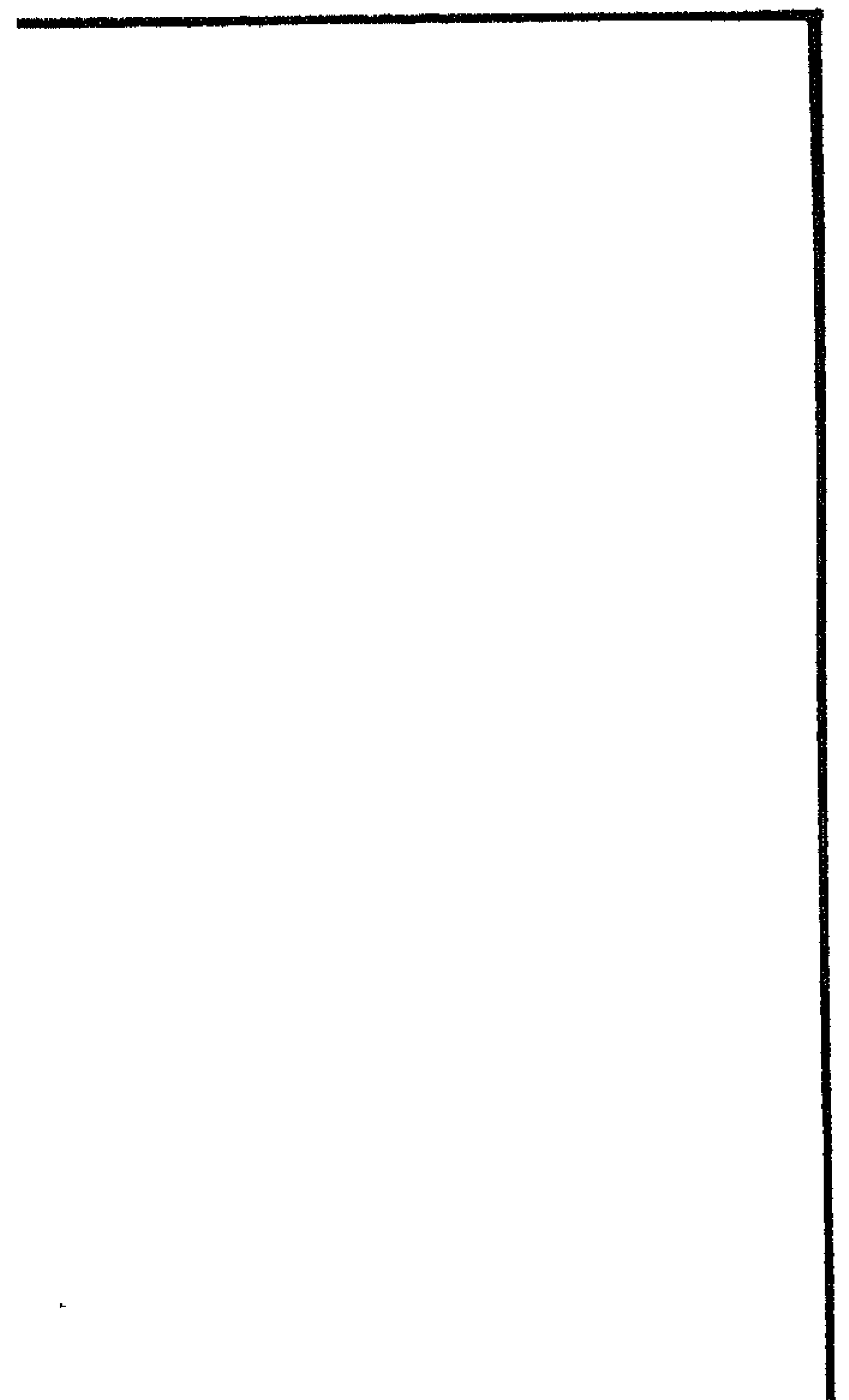
子弟人物並佳但未審姻緣果在誰耳必筆貞起對曰此事尊長主之則善矣耕雲曰古人有射屏牽絲設席等事皆所以擇婿也吾則異 是因乎二生至前指庭閣所掛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四畫曰二郎少擬思試爲詠之中目奇 云此一聯柰何漢老生吞憂室碩書詩書閒命雖肝久之不就略不從容獨須臾而成呈上耕雲嘖嘖稱賞

其詩曰

胭脂曉破湘桃萼　露重荼蘼香雪落
媚紫濃遮刺繡窗　嬌紅斜映秋千索
轆轤驚聲急起來　梳雲未暇臨粧臺
咲呼侍女秉明燭　先照海棠開未開

右惜花春起早

香閨半掩鉉々冷　寂々重門鎖深夜
素魄初離碧海濤　清光已透紗窗平
徘徊不語倚闌干　參橫斗落霜華冷
小娃低語喚歸寢　猶過薔薇架後看



原缺



悲瓊奴訴其衷情不任悽惻因誦杜小陵羌村詩夜闌更秉燭
相對如夢寐此句適為今日設也苕之謝之曰第母憐憫垂
盡綢繆猶恐求年深稱同歸還家則思求歡情不〻相保矣既
而要召同伴有ㄇ總旗者忠厚人也謂名曰君方恐衛莫便擬雜
勾軍之行不必追捕我謂當分詣各府投文君若擬窮自此相
待公事完日相與歸還若置酒餞別諸人起程不料吳指揮者
緝知以逃軍為名捕苕于獄杖殺之瘞屍於營內亟令媒招娶
氏曰彼已死矣可絕念矣吾將擇日舁轎來迎汝女若又不從
定加毒手媒求諸及命瓊奴使母諾之媒去與母曰兒不死必
為狂暴所辱將俟夜引決矣毋亦無如之何是晚忽監察御史
傅公到驛瓊奴仰天呼曰吾夫之冤雪矣乃具狀以告傅公即
執章以聞又兩月得請就命鞠問而求屍未得政詰訊間有旋
風自帳前而起公祝之曰逝魄有知道吾以往言訖風即旋轉
前引馬百程奔驛前吹開淺灰而屍見矣公命官揆驗傷痕猶



怨吳遂伏辜公命州官葬於亭郭外璠奴哭送自沉于淥淵池中因命葬焉公言諸朝下禮部旌其塚曰賢義婦之墓董氏亦官給衣廩優養終身焉

幔亭遇仙録

杜撰成巳立之逸士而寓居於建陽賦性高邁抗志林泉畜一小舟置筆床茶竈釣具酒壺于其中每夷猶於清溪九曲間以為常而人亦推其有標致一日仲秋雨霽涼風滿襟撰成沿流臨泛聽其所之俄而舟泊巖邊仰視巖上則綠蘿掌葛可挂巻掐繫陰幽香芬馥徙持因繫舟船登岸信步閑行忽有石門洞開路逕平坦遶成如鈎展境欣躍而前但覺風日暄妍天氣清淑真别一寰欵也約二里許入一大城〻中宮闕宏壯守衛森嚴金書榜曰幔亭有虎盤武夷君所治也又里餘喬林嘉樹叢峯崇垣流水飛花鳴雉吠犬逸望高甍一區俯瞰清池之上題曰清虛道院瞻戍及門猿鶴擾馴芝蘭馥郁柳陰之下雙童立焉



僎成揖之問是何處童子曰清碧先生候子久矣因入肯須臾復入延導僎成前進經數處雲衣霧閣層叠奕入間瑤樹瑤林自同天上最後抵一軒館清碧幅巾大帶容貌儼雅坐于中間僎成再拜清碧曰汝知人間有京兆杜伯琛乎吾先夫汝吾族子也小子識之僎成跪謝恨生不及承教訓久之問宗黨以慶稱范揭諸君了後詩之許僎成應對歷已可聽清碧若有喜色少焉童子進百花茶僎成啜罷略不知飢迫暮宿之別室褚衾練帳不扰竹床風露淒然懶不成寐惟擂開明月窺入飛雲入戶自非神宗氣充骨堅志定者弗能居也明日召僎成飯麻脯一盤胡麻一器然芳馨甘美味實非常飯畢將辭而出清碧曰此中群仙別館諸執文皆遊戲于玄來且當集吾舍將乞其詩文送汝歸去姑少俟僎成又大喜過望次旦果有褒衣魏冠琚瑤玉佩者七人至皆風度凝遠氣象超凡清碧起迎長揖而坐僎成鵠立拱手屏息戶外一仙忽顧之曰是兒何為來哉清碧云族



予僕成也吾昔君世累辭徵辟而潛心著述今皆散逸獨存春秋諸傳正議四十八卷厘存平生精力盡在此書皆諸公所知者故嘗貯以石函鎖以金鑰藏于玉笥瓊箱峯之巔岩壑邃因致歷作辭求激究開而函露矣深惧愚夫竊發蓋實數未可以傳于人代故召來命歸塋之耳因相與論諸傳之得失一仙曰春秋宣父手筆不比他經而諸儒以管窺蠡測拘拘然指一字為褒貶豈聖人之心乎大抵聖經所書有常有變難執一而論首于人次封爵常也王會上京詳縱諱逆哉於變矣然而託始立法拳拳宗周王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文武成康之威靈儼乎其對越撥亂反正蓋為天下後世計而以為為實而作豈聖意哉一仙曰泊原公之意如何清碧曰昔人謂三傳作春秋散散則淑矣然三傳亦未容以輕議也蓋公羊穀梁專釋經而左氏專載事至唐啖氏趙氏始毫分縷折辯明義例合三家之長而徹之一陸淳祖承胡氏之李又者莫例辯疑微旨二書其文可讀



粹然矣宋朝諸儒所述皆明白正大詞嚴義密無餘蘊矣惟胡
寅侯主於諷諫高宗復讎未免微有牽強穿鑿故朱子嘗云胡氏
說春秋已七八分但未到灑然處良有以也又若張洽之傳至
氏識議辭語能發先儒之未發論其精妙而無遺憾則未也
其至者惟仲一字已而設宴遨且具陳殽胹黃精玄芝之樂則朱
紱綠綺斟金巨觥送勸更酬侍從花令執事有條奚致必叅叙
簫歌舞乃運香茶繼進香醪綠衣翠袂翩袖衣石早上命傲
成節拜坐賓皆曰孩子此來多生慶幸今欽遊遨寶笈宿緣諸
仙女得無動念乎頃焉珠玉數盤俾持歸人間以為奇玩亦斯
文欲懲暴亂也未審許之否乎皆笑曰吾輩文不作世人語當
何言耶於是遺贈觀親漫郎遊三字於卷端不差隨人方言壹
遇漫郎遊園子其次紫霽上相王摛句孫人摛雅詞於天香綠
慢郎遊序一篇文多不載若諸仙錄所籍賦詩徐若風雨而開
宗師案金節為之偈曰



留視黃簪侍尚方　紫綸清夜憩嚴扉　彩箋已拜蒼璽賜
蓬境安餘煮雪芬　物外煙霞端可樂　人間富貴把空
雨甸莿求書著書林　石室閑時更賢藏
貞居外史句曲張伯雨亦賦云
保常贅別武夷遊　為訪名山洞府幽　行處獨攜千歲鶴
歸時自空五花虯　經多傳註真成癖　道在希夷信息求
泉石鄉中多勝蹟　可能來此上藏脩
上清外史薛玄卿繼之以句云
綠荷衣上帶云霞　誤入玄洲外史家　青鳥近傳三島信
蒼龍猶占寸郎車　相逢只恨懷人間　歸去寧愁水陸遥
儒道兼同非確論　臨風為予一長嗟
明山水川道八字淵微吟曰
先生新述勝古人　予聞共取皆通神　讀罷揮毫興已絕
末學固獨伴荃真　惟公特起精凡例　仔細一如



損菴見洞君先生像

斯文未許世流傳　幽谿敢數石封閉　先生已是儒仙儔

古篆精研漢隸書　遂知胸尚韻奇囊　夜夜虹光貫斗霄

開府吳公玉陽月歌云

武英先生同天性　閉戶窮經辯經註　東海人爭書畫寶

常州詩人徐繼　爵非服佩必何勞　詞嚴義正明秋毫

君今已受奇鐵杖　善化還家雜綵袞　既成功業比金玉

因鎖更封塑山離　埋藏此月閱歲　誦讀何年載入腹

鬼守不護欲出遊　石函一夕隨奔流　先生大懼呼族黨

函以土石真嚴鎖　因函得全清虛境　好斷塵緣發深省

莫向人間戀火坑　幻身渾似浮漚影　丹砂仙訣真儒

上卿青重元鉅夫　玄義詞翰古難有　伯雨文章妙絕無

湖山水月煙霞老　羽客之中詩更好　虎臥龍跳筆底

萬斛珠璣副時歸　群公總是宋元人　驂鸞驂鳳

千生萬劫難得見　如何一旦皆相就　寒泉謁天宮開



至正年間蜀巖上　武夷天目長往來　獨與亞翁早為
張緣努力毋蹉跎　流光日月如擲梭　北邙山上堆[illegible]
聞道新墳今更多

詩成俱親筆一揮文不加點正傳玩間忽圓一道人至玉成虎
一先生劉嗣興命隨從人查廣居無為子張信甫至有求見哥
軍奇書遂以卷呈之四人題詠查賦曰

騎得蓬萊一鶴回　十年又見碧桃開　誰家小子如方朔
偷向碧桃樹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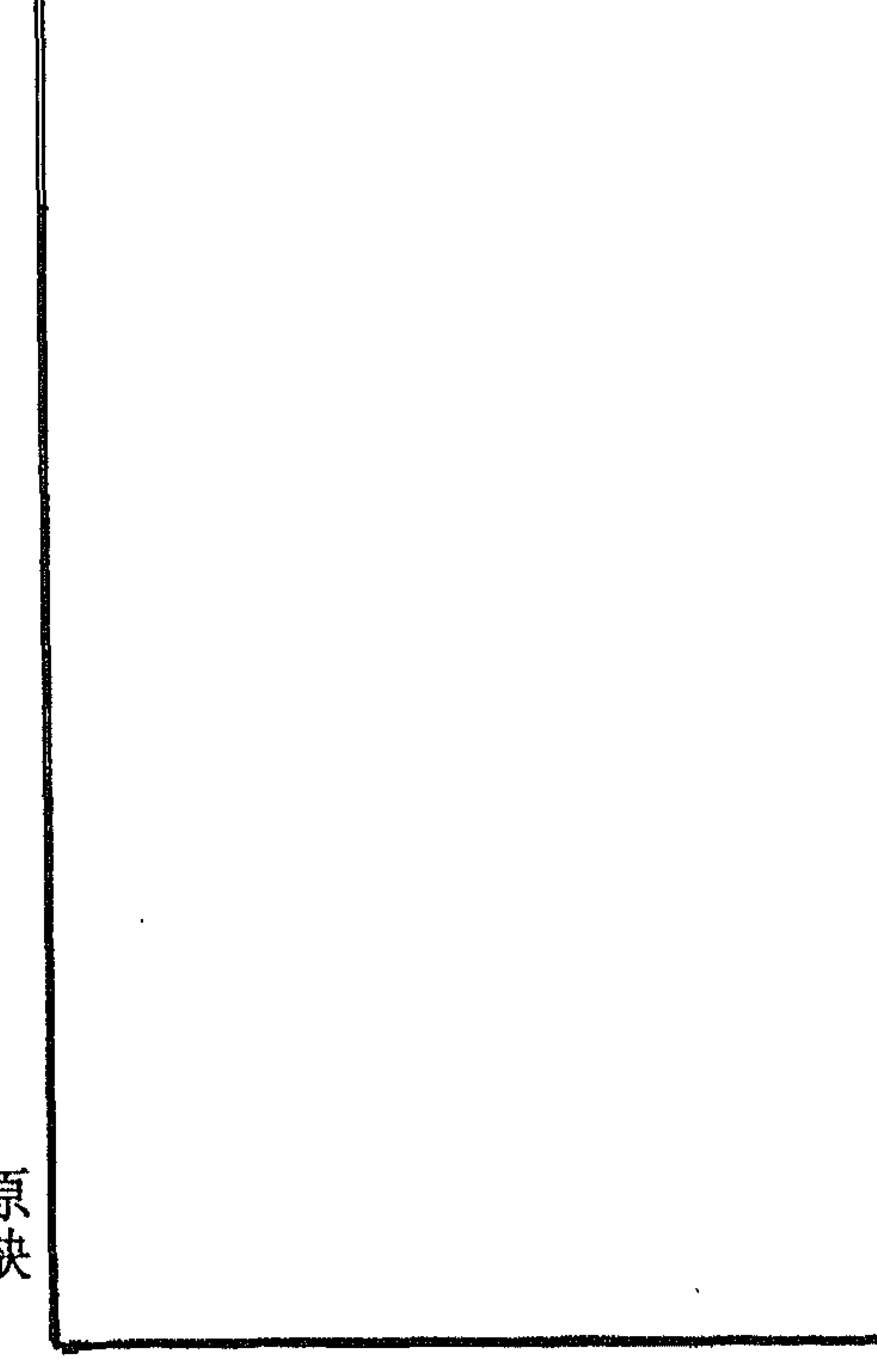
無為子詩曰

得道真人遺鶴客　長生已作洞天賓　如何卻起凡門念
更為雲房問主人

圓一先生詩云

天地收視息　恬淡發而夫　萬物皆[illegible]　發育皆遺
太含無終始　時運有盈虧　寄言與[illegible]子　山[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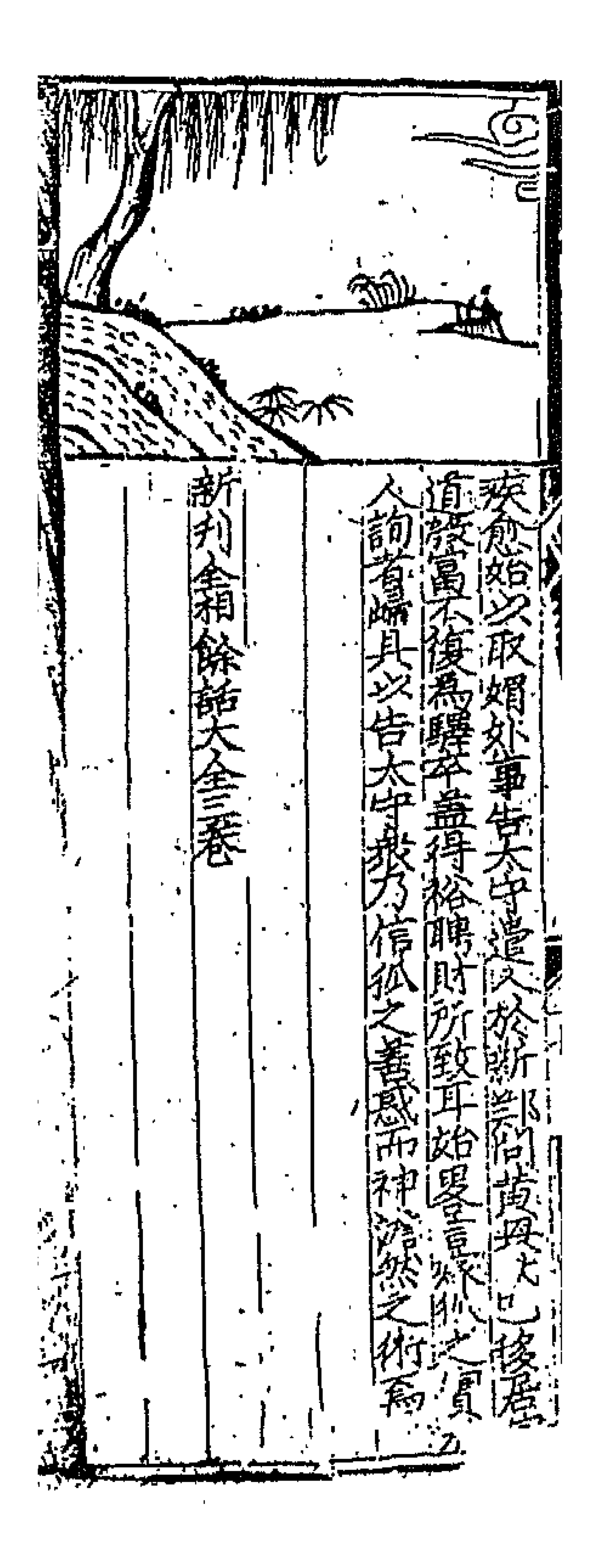
原缺





聽必渡水而致疑所以首已被囚無逃之路火炎身焚好惡豪俊雖逃巧脚之機司空傳聞能識千年之怪況蕭裕乃八閩之士六品命官而敢誇不腥膻奪其精氣殺身驛傳之卒作配緇衣之流淫慾為合而勞慚懷豕心而未已綏之歿狀紫之其名過可文字亭之魂也郡城隍失於查察權且姑容倘亡此乃不隱藏冤苦行究治其青丘之王化論黒薄之嚴刑押赴市曹斃于雷斧使虎威之莫遐悉鬼悲而有懲狐尾盡誅万切不赦耀州衛門今清淨新喜驛永絶根首長閉鬼門之關一準酆都之律布告廟社咸使聞知

戳而黒雲滿墨白雨欲傾霹靂一声媚娘已震死[illegible]衆屬往視乃真狐也而人髑髏猶在其首各家室眷急取其所贈諸物觀之其綠羅則芭蕉葉數番胭脂則桃花瓣數片將之示於裕裕始驚然尹公命焚死狐姦之屍於銷以鎮符使絶焉然后取丹砂緋囊符與裕服而佛袖歸山飄然不顧矣



疾愈始以取婿外事告太守遣使於浙部問黄與太已移居

道發舊不復為驛卒蓋得裕聘財所致耳始畧言冢間之賓乃

人詢首嶠具以告太守我乃信狐之善惑而神游然之術為

新刊金相餘話大全二卷

新[illegible]大全卷之四

古閩西左布政使雲霞　李昌祺　編撰

林院庶吉士文江　劉子欽　訂定

上杭縣知縣廬江　張光啓　校刊

建陽縣縣丞何景春　同校　繡行

雲華還魂記

天曆二年己巳之歲於潛秀才文信美偶出遊至半道忽有二使衣絳袍騎駿騎疾而來長揖於前曰華陽丈人奉請文君信美辭曰信美天日之鄙人華陽地府之靈仙凡既隔豈詣何也二使曰已辦軒車願先生勿讓遂與同行果□□信美乃信美既上與去如飛頃刻即至使者偕信美入才入至鬟紅綃衣裳開出迎且致辭云僕賤寡蒙曲承召但望勿以爲見罪也與之抗禮並坐于堂茶罷出杯珍饌羅列又請親戚於信美前曰老夫切慕洞天入思開逸而累孫女爲嫁尚爾閑



令弱息及笄議姻于澤將幼其次子為婚備其式以苗聘礼已具
諳書皆脩惟同書未得人即擒聞名士尤擅不華詩並不至
非借重於左右取筆硯直書而九案之士信之所若神運思
如流泉揮灑無停思不絕書其詞曰

福地陰陽合洞天豈二姓之緣龍飛歲月深
好事偶逢頭愛招為識其惟靈澤王者順無昭佑王親家居
下乾坤粹氣異稟精英詩其仙愛官居于上界位參于海瀆
應顯號於明時為霖法行靜之施財道稀動之用治流必
納節其量於有容[illegible]歸匯其渥而無際及為朝宗之望
風推潤下之功[illegible]掌班行[illegible]
繹繹[illegible]上之[illegible]中之[illegible]
世事巾[illegible]同商[illegible]
[illegible]生[illegible]於下土秉鈞[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盛加令[illegible]



丈人出迎文信美叙別

綉衣郎小名兒嬌嬌嫡嫡從記得綉[illegible]

公子難覬一家之王姬自顧何人敢希尚鵲[illegible]

室綢繆之誼言詩以叙明投以桃投以李將意兼酬於焉晚矣

不老於世矣

丈人讀所捎嘆待三旅喬侑以花華屬之會於是遣介賓富編

請附近洞雁群仙壯觀禮游至日騈集車馬之多旗壁之盛

世所未有丈人頂九旒之冠佩五嶽之圖被示霄之服領客於

別殿戟而千騎萬騎鑾鼓鳴笳羽葆交於雕鞍之先後紫鸞

袞服儼然侍之尊崇燈燭輝煌笙歌嘹亮侍者走報新婿迎

也群從已迎引入寢忽內間傳命索催粧詩惡意無齊備

相行之人艱於殊甚從者數十輩絡繹不絕婿無知信手

私下債人致憶信美郎代為之請曰

玉鏡臺前曉妝象牙梳掠綠雲閒 寶釵鳳凰簪

早出紅羅繡幄看十八鬟多亂為嬌粧成不為覓夜遲



大命信義作撒帳文

風流自有張生筆　畫取不眉見後描

姝持以入衆皆喝采但見紅粧百隊畫燭兩行籠紗前導

送瑞引婿入洞房合巹執事者及忘將撒帳文衆左右皆失色

婿呼姝語使出致詞信義信義立撰附之曰

伏以姻緣未判固須待之無形清濁既分便往求之有契

從開闢之初已生匹配之名至道所存大婚尤謹其惟震

新婿郎君妙陽元姬淑女早鍾間氣夙孕真姿禮崇[illegible]端

可作吳[illegible]之倩千容言德允宜為王君逑之妻[illegible]桃自

於靈源紅葉尚題於流水天作之合神相其成惟化工不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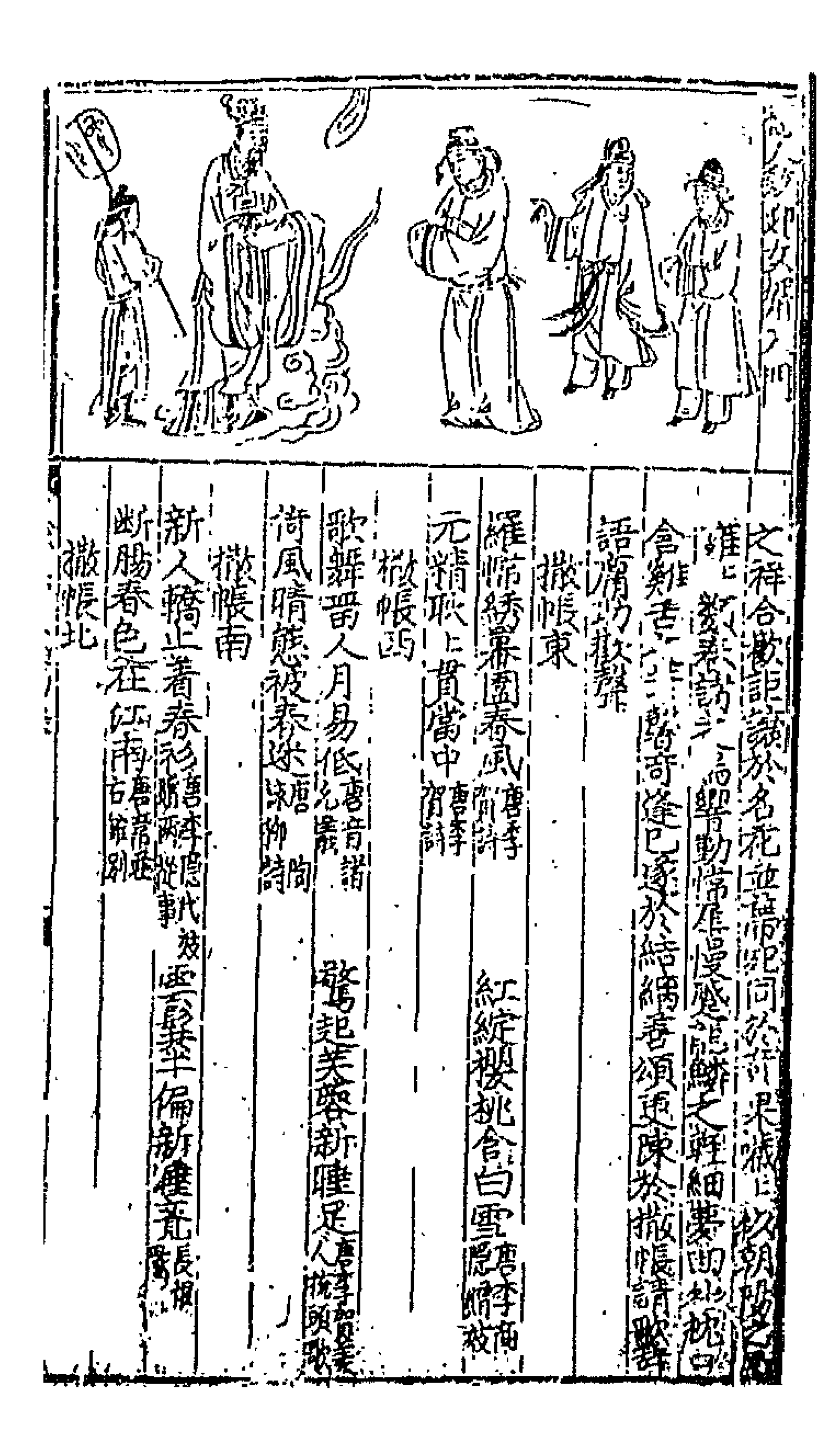
於陰陽而道必造端乎夫婦由房必施羅幃壽[illegible]于金香盛

服耀光火婉尊衣綉方領揭[illegible]露珠冠之飾交杯互玉卑之

當謁[illegible]必視金蓮之[illegible]鳳[illegible]輕描偃月之眉二姓

下手一双兩好[illegible]蛇所諧於抗儷綢繆宜合於琴瑟以採

偕手以採蘋克謹[illegible]嘗之[illegible]載弄之[illegible]載弄之[illegible]



之祥合歡詎識於名花並蒂那同於行果儀儀以朝陽之鳳
雝雝喈喈之鳴情勤帳低漫瞻鸞鏡之雙細要而紗袍
會難再一時之盛奇逢已遂於綢繆香須速陳於撒帳請歌
語滑功撒辭

撒帳東

羅幃繡幕圍春風 唐李商隱詩　紅綻櫻桃含白雪 唐李商隱贈妓
元精耿耿貫當中 唐李賀詩

撒帳西

歌舞留人月易低 唐音諸允巖　驚起芙蓉新睡足 唐李賀美人梳頭歌
荷風晴態被春迷 唐陶詠柳詩

撒帳南

新人轎上著春衫 唐李商隱代斷兩捉事　被雲鬟半偏新睡覺 長恨歌
斷腸春色在江南 唐韋莊古離別

撒帳北



雲擁平開壁斜白 唐李賀　小語低聲問玉郎 唐王建

春色惱人眠不得 宋王介甫

撒帳一

兩兩紅妝笑相向 唐崔顥行路難　欲雲輕雨拂西唐 唐李商隱上作

睡起不知新月上 唐陸龜蒙春夕酒醒

撒帳下

巫山明月東風夜 唐韓偓聞子規　水簾銀床夢不成 唐溫庭筠瑤瑟

美酒清歌曲房下 唐李頎緩歌行

伏願撒帳之後姑嫜交慶家室咸宜一掬瓊漿護說裴航之奇遇五雙白璧可知雍伯之陰功緩若瀾而海枯諒天長而地久螽斯揖揖麟趾振振

奈何胥之憒相後作諢語不善於讀俾傳呼文秀才既抵內蒙則珠玉胡孫紛紛亂飛桃偎杏臉粉頸酥胸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皆非文與婿對坐寐床斷不能解其就爲新婦此信美抵當之



朗誦從容閑雅仰揚高下甚得其宜聽者[illegible]

須臾撰就數行水紬貳匹明珠一顆信美拜謝便起禮延

所設皆非烟火之食[illegible]有能名識丈人備告坐有賛書信美之才

調且作前賦曰作賦燕礼備初罕遇令文賓臨群仙光降頻番

珠玉以為洞天之重不識可乎信美乃獻洞天花燭詩曰

玄黄初分闕靈壤　峭壁穹崖絕來軌　深巖不遣俗人到

窈窕惟宜法宮敞　重重疊疊峙華構　岙棟凌霄掛金榜

丈人華蓋鈞軸相　佐治澤茶生殺掌　神明自與世遐異

婚嫁本無情欲想　陰陽動靜含蕃[illegible]　亦有耦配非恍惚

高閑雅是可作對　殷澤尋君百川長　時良日嘉陳兩多

幾樹瑤柯頻成兩　煮龍炰鳳設賓筵　烤鼓[illegible]鍾[illegible]

蹇予凡陋忝司牋　利市平分珠與鏹　雅啓喜得頂衣[illegible]

償相無期近屏幌　庭下絡繹進珍羞　座客紛紛[illegible]

飲何醉風幌盈腹　止樂鴛鴦歎羣才　共觀花燭獻新[illegible]



晉與千年洞天賓

飛賓傳玩■賓褒奇宴罷酒闌扶携而出明日丈人亦亡絕內殿特待新婿專命信美陪席信美固讓不敢當翁婿交請乃就坐酒三行美人捧紅羅二端文錦二匹為謝既終宴遣所二使送出還家上人驚怪失已半月矣信美悉哀諸物鬻賣遂成富室子孫以盛號遇仙文氏於諸人至今稱之不絕

泰山御史傳

宋珪字孟璜山東之益都人世農家至其父始誦書為畯儒珪生而俊偉長而端嚴勤於學日記數千言居貧自食其力隱田里間以教授為業非義不為人敬憚之者莊以孝弟力田勸不報隽賢以孝友阿魯德撒里言其守節靜退不求仕進宜用以勵風俗又不報珪嚐慕欲出性剛毅不能容人之過每面折之至頭頸發赤不少恕而人亦服其悃誠無有嫌怨為貴者至正二十年秋八月望珪居家忽見黑雲風合從四翼乘馬衆從

月夜神人薦接宋瓛

帝擁一神人若凡間賞官之狀出至瓛曰此將可謂明哲
俏不偶於世特召爾爲泰山司憲御史爾其以所然俯伏聽命
神人即宣勅曰
陳某天禀失生府廕問脩束帛以徵賓朕每艱於得士近朝
細而執法微克稱於其官額茲耳目之司實倚聰明之哲爰
求樸潔峻縣皆儒士宋瓛公直以無私剛嚴而有斷方驚
志綜詩書之賾而含章著易象之貞安貧樂道草飄味道而
甘貧而顯謙帝任身右像除其稱於烏臺糾察每侍於帝傍
諤諤然聞於官闈期遒繩攪濟之右肯居乘驄但數之間
正色而諫讒奸必邪竟而奸四皆膽毋負清華之選欽哉特
達之知於職祈鐵下青其祿未沽於人世綉衣示嘗[illegible]更
事秦城宗公爾風儒服我漸命爾爲可憲御史
聽畢瓛拜稽曰帝命有嚴其何敢違但乞少緩耳神人領之
揖而去瓛知必死即處置家事沐浴更衣迨夜半逝矣數年

共友蔡輅羅閬中尉歸次秦安川遇鬼於逆旅相與道舊沽酒
而飲之輅素知為鬼且悉其死時事因問曰地下官府亦有世
類乎鬼曰吾與君幽明異路亦何用知然今舊友後是儒者談
亦何害大抵陰道尚嚴用人不苟惟是泰山一府所統七十二
司三十六獄臺省部院監司郡署曹局與夫廟社壇壝鬼神大而冢
宰則用忠臣烈士孝子順孫其次則善人循吏其至小者雖社
公土地必擇忠厚有陰德之民為之而尤重於詞職向修文館缺
官遍一搜訪不得其人亦有稱三數公者雖甚文采而在世之
時不修士行或竊名欺世或躁己媚人狗媚狐趨皆有疵之可
議不得已就其中擇彼善於此若一人為司言典御史又被[illegible]
君掾伯訴其生前撰述所術銘誌不實毀譽胸筆又資多為過
情之[illegible]由[illegible]善惡[illegible]諸真官取所深惡使七
照依[illegible]行[illegible]行此尤儒者深戒雖有
所秉莫得而肖[illegible]以其近臣[illegible]　[illegible]從[illegible]



可義文罪惡貫盈誣抵其情者糾而彈之次則密疏遂示於衆

闕下即奏聞一切正典憲故可錄書彈文滿示鄉里使知幽冥

法度尊嚴謹依訪悉省除恤悼誠實不可謂非前依事理附回

知度人經云諸天記人功過毫分無失斷非虛語也即出奏使

軫抄之文載于此

泰山司察御史臣宋某為糾察事臣聞設職建官本陰陽之

通制操觚執翰實臣子之當為苟廢務以懷奸必正名而論

罰獄莫大於嫚上神莫重於欺罔惡既難容討罪昔後切照

脩文館司言上卿某人稱俗士賀之儒業前誤玷此清

流巧於謀墓死后緣馳於雅望著於德名盜矜虛聲之才選

試鈍刀之利拔自下鬼權於近臣乃被象伯之訟言今在獄

卒之役卑過蒙原宥特賜保全所宜竭力宣忠感恩圖報而

水官虎步羊質狼子野心弗思載筆攘辭喜其職業悖行欺

酒食肉筋曲戲時以愜褻為當然率輕狂而自若怯邪語恣



賄賂公行權髮不足以數其罪粉身不足以滌其誅旁若無
人但知有己怙終不省累惡不悛乃於聖帝降誕之辰神明
而入拜賀三界之靈集列岳之使諧采鐘鼓在殿覽疏并
殺進表文而祝頌獻禮制之故常知乃連日酗酬臨期失誤
使百辟會集嚴陪以失色聚衆人揖合掇拾以成文慢不
恭肆邪書吏具在勸懲示戒盖王法之必誅再照司言亞卿
其人視猶心腹事若父兄進拔出於其門動靜關於其術每
忘規諫曲意詔諛立身未免於附腥示戒罔逃於連坐合將
各犯拿送酆都明正其罪以鋤奸慝以正憲綱緣係命官狀
候裁處
判畢輸告之曰某夫胄士流叨竊祿食政荒職曠因鄉竟不知
前程之事　今幸遇公願乞指示珪曰天厭表德久矣
將有　前　汝四門君不及見君之子孫當享太平之
福輸曰若然則時事早晚大謬耶必有大患之禍吾其死於其



戊平珪曰尚遠彡應也軫宮問之乃援筆得六句云逢衢祿絕遇安祿禍火馬行　金雞叫早門心孤花首云章左陰右陽後驛前老覺漢逃之說遂收貲復閩游謂軫曰珍重故人勉旃為善遂指別而一倏然不見其後軫用薦者再起為衢州錄事則逢衢祿絕之說驗矣未幾有委攝安西縣得風痺之疾數月不愈停俸醫治則遇安祿禍之說又驗矣軫甚憂其病無何竟卒好事者追詳其死之年實丙午冬丙屬火馬肖午殁之日乃辛酉旦辛屬金酉肖雞行逢言臘之盡斗早言晨之初悉與語合但後四句莫喻孰知軫仕錄事時娶一妻乃開化人亂離不能北歸因歸軫柩瘞開化以字觀之門中寘井成開花頭者草成化陸左則外母墳為陰右則妻兄墓為陽按山有道觀廢趾非前老之謂乎靠山有佛堂敗屋非後驛之懺乎軫既殯妻子留居墓下遂為開化人　大朝平定群雄民樂漸以軫有孫仕至工部尚書若珪之言雖若迂怪然無一之不驗是殆天



之窮通出處壽夭興衰生死葬埋皆有一定之數莫得而改移
或者乃欲以智力勝之多見其不知量矣

江廟泥神記

蜀之眉州去城一舍許小市瀕江人烟數百家商賈物貨之所聚也貨甚旺江上古廟一區相傳爲花蕊夫人費氏之祠迨今頗著靈迹廟近大姓鍾馨遠者富而好禮喜延名師馨遠文兄有子曰謝生璉者亦鉅室求學於鍾家既冠生儀容秀整風韻清高畧無寒儒迂腐態群從咸喜之相與奕棋飲酒談笑賦詩惟恐生之或去也鍾西塾後創一園特盛建碧荷堂水月亭玩芳亭醉春館翠屏軒于其內生愛園幽雅寓息其間將近朞月矣一日偶自外回忽見四女郎年近初笄嫋娜窈窕嬉戲于玩芳亭謝生謂是諸表妹遂前揖之至則皆非也女殊不羞避笑語自若生問之曰小姐輩許此來耶中一人應曰吾姊妹東鄰花氏之女也久聞芳園勝概許并芳數故相携游此一賞玩耳不料



為郎所鍾吾無怨訝生意其鄰居女子相往還亦不以為怪矣至夜將睡忽聞囪櫺軋軋作聲若有人敲推者起視乃引問所見諸女之一閑然入户向生施禮和顏悅色款語低聲云姊等蒲柳陋資麻鉛弱質倖得接見於光範陡然一動其尋情莫惑自恃是不可忍故冒禁而相就遂犯禮以私奔肅抱衾裯祗薦枕席言訖即邀生入寢綢繆講歡生戲問曰彼三人何在安得獨來女曰姑俟來宵分此樂與諸姊耳遂口占一詩曰

翠翹金鳳鎖嬋娟　懶畫長娥對鏡臺　誰東白亭求吉士
自題紅葉托良媒　蘭缸未燼心先蕩　蓮步初移意已催
攜手問郎何處好　綠帷深處玉山頹

俄而兜幌將低雞聲斷動女攬衣起曰奴回也遂悄悄而去翌晚生預焚蘭膏因相候女果共一人至咲撫生曰昨夕之歡願推小妹仍顧妹云汝善事郎君好好做新人也綫赧而出其妹共生親昵語咲綢繆共枕同衾一如姊氏妹性慧黠亦復能



詩即為詩作以贈生云

赤繩緣薄好音乖　姊妹相看共此懷　偶伴姮娥辭月殿
忽逢僊孺拜雲階　春生玉潔鴛鴦帳　香噴金蓮脫鳳鞋
魚水交歡從此始　兩情願保百年諧

吟罷女送遲告回生囑之再至女曰勿多言管不教郎獨宿也
是夕大姊又送三姨至生欲俱留之辭曰待君為四度新郎之
後叅姊妹當分侍帷房周而復始耳生即與三姨狎且索其詩
答曰愧無七步之才又非二姊之敵安有此能乎生固求之乃
吟曰

蘭房悄悄夜迢迢　獨對殘燈夜寂寥　潮信有期應自覺
花容無媚為誰銷　鬆鬢撫鬟疑新懐　咲看桃花上軟綃
夙世姻緣今世合　天教長伴董嬌嬈

須臾雨散雲收河斜斗落殘粧尚在鬢亂釵横歛衽而起謂生
曰今夕四姨與卿為耦吾姊妹不可俱出大姊當送之至耳次

四花神妖別胡生回家

夜二鼓四妖果啟扉偕胡生行夫婦之禮設山海之盟歡謔纏情綿水成連理

每到春時獨倚欄　綠窗慵繡綵針拈　奇逢詎料諧鸞鳳
吉卜窗前鳳占　鬢亂綠鬟羞態傾　手籠紅袖玉纖纖
明珠四顆皆無價　誰似郎君盡得兼

由是之後群女分番每夕二人侍寢生私念白面書生獲此奇遇一之已罕況乃四焉因作峨眉古意一篇以自慶詩曰

峨眉古郡天下稀　煙鎖雲橫百千峯　鳥道縈紆通劍外
銀烟迢迤迢遞中　巴江蜀水入閶險　棧道滇池化外通
九姓羌夷來部落　諸番巢穴入提封　提封飛勝轄吾土
發戟朱門不可數　汗血名駒白日調　蘭巢肥牛清夜煮
交衢闤市駢輕轂　廣廈喬林開別墅　揚鞭馬上揖相逢
牧巢車中目相許　少事華侈厭俗塵　惟將詩酒樂閒身
腰懸寶玉帶麒麟　家賜銅山不畏貧　寶帶銅山容易得

生承嚴命回歸

雖覺嬋娟嬌顏色　寧期向月得娥裏　詎料看花遇傾國
傾國傾城絕世顏　秋容刻劃赤芙環　美目盈盈溢秋水
長眉淡淡掃春山　春山八字爭妍媚　姨姨妹妹皆舜麗
凝妝設奏襲樓嫣　鸞枕徒閑紅拂放　琥珀枕邊明燭存
玳瑁簾前燭燼昏　恋恋操情頭暮雨　依依好夢逐朝雲
解佩遺香頓求耦　調鉛傅粉忍拋群　姜花明鏡當因照
折手奇香悼神熏　奇香縹緲滿蘭房　餘香遮旦恒芬芳
真真燕燕排象隊　小小鶯鶯列雁行　魚隊雁行皆鴈相
鳳管龍笙依龍語　被出雞頭帶笑摘　奪得鴛鴦拜嬌娥
露重星稀銀漏沉　並帶美蓉雜錦衣　蓮嬌揭嫩美同說
蘭麝氤氳美同心　醞藉風流多態度　而書巧寄並相延
冢初臨怨問母情　此情行向傍人訴　幽懷密約付誰知
天長地久萬年期　須信兩憐長相逐　碩李鴛鴦免別離
卓氏文君與闓要　儒風雅子非同氣　窈窕嬋娟凭一門



一門四姊妹難匹矣　淒淒涼涼遊子裴　蹙蹙獨獨只孤燈

腸斷愁聽子規鳥　昏來春去何猶啼

院成寫以示女女讀讀罷再玩味口稱揚以為寄和之作獨大姊默然久之而歎曰吾四人為當姊妹皆閨閣處子尚未議姻聯偶預園遊以多恐得咎家不能將腸深冷蒂發歲月難羅崔期易失郎未免於娶婦要求得以從人織錦寄夫設有差鬪一投離競弄婿若無情之態使憤鳳分飛燕鴻交遊悠悠長恨歟耿遐思靜念今日之淫歡致成他日之大禍也諸妹聞之亦皆斂歎而退又歲餘父母果遣人來生回畢姻女聞之皆來就生為別會宿書齋生一一溫存式均其意將曉四姨謂生曰大姊往日之言驗矣以宿數計之尚有一年緣分未盡所願好合琴瑟和諧伉儷人生至樂莫過此時毋念吳微莫相棄皆成親之後求便重來以姊妹尚當會聚耳衛決即於翠屏軒下拜郎孩金摘髮共一處致囑二姊亦以翠鈿銀鐲再端奉上曰歸遺細君



心結戀戀之意各淚淚而別生收拾於書籠中抵家而嬌詢過
客舞爾既畢家室甚宜然四女之思亦未嘗暫忘一月後發學
生孤枕獨宿忽夢與四女相見交會如常時二姨起曰與郎久
別無以為歡請作回風之舞於是展批衣翩躍袖離趨飛燕之
輕盈公孫氏之神捷未足以擬其奇妙也舞罷大姨乃作回風
之曲曰

有淑人兮邦之媛珮明月兮組蘭婉跂輕舉兮掌上長袖翩
兮旋前切鴻驚兮巧周旋忽鶴舉兮何翩躚雲鬟擾兮玉珥
文席奏兮珠鈿飛宛轉兮妖且妍奇莫敵兮妙莫傳倏低昂
兮既緩竟良夜兮如年

二姨四姨亦相謂曰式歌且舞寔樂此離書與若當何為乎因
取玉簫付之曰妹亦善於此須勿辭焉姨倚歌而和不亦可乎
姝讓然曰有是哉逡巡三奏其音清而和挑而嬌幽怨而閒婉
似夕霧之裊寒煙如秋露之垂鮮風也姊亦歛容與而和焉歌



曰

玉指兮氷容寫幽思兮訴深衷絹上兮餘音駐綵雲兮明月

中

再歌曰

珠露零兮蕭韻清幽脩鳳語兮和且平歡樂未極兮空殘情

三歌曰

紫簫閑兮夜無譁寶篆微裊兮燭拱花河欲没兮夜欲闌聊逍遥兮暫爲歡脫花鈿兮收明璫舒衾裯兮歸洞房齊交頸兮如鴛鴦銀偏短兮歡娛長但恐白日兮上扶桑

王須聽聞忽角起譙樓鐘鳴梵宇推枕欠伸乃是南柯一夢而且具憶其詞因起而錄之即托以卒業往舅家諸女幸生再至眷顧倍加於昔生與說夢中事女曰此夫婦相念之深故形諸夢寐無足怪者生女寓冰只在齋房中凡半月餘不與舅相見舅疑之一夕潛以窺生所爲只見生共諸女玩月談笑方還邊



入呼生倏然驚散隨加詰問終不肯言其詳舅謂姈曰園圃寬濶竹樹繁多豈無花月之妖或有水石之怪連文英俊人物整齊豈不爲其所惑急須遣歸恐久則致疾也乃令僕送生还家抵家不半載以思女之故果成重疾神精恍惚言語支離伏枕淹淹久而不愈吉遠躬往視之備以前事告于生父母生父詢問再三乃吐實且出所得詩及金掩鬢等物視之皆泥塑成者父知其被崇乃偕舅訪於園中並無蹤跡因往花園廟下鐵過東廊一小室幃幔蔽衛人跡罕到揭而觀之題曰巫山神女之位塑四美姬像於其中東坐者失一掩鬢右二人臂缺二鐲耳亡雙璫左一人面脫花鈿所裁其父大驚取泥塑之物置于舊處皆吻合即手碎其像命僕沉之江中而歸自從此月餘生疾亦愈怪魅遂絕

美客舁記

至正辛卯真州有崔生名英者家極富以父蔭補浙江溫州永

舟夜沉崔英家眷入水之

嘉尉携妻王氏赴任道經蘇州之圌山泊舟少憩買紙錢牲酒賽於神廟既畢與妻小飲舟中舟人見其飲器皆金銀遽起惡念是夜沉英水中并婢僕殺之謂王氏曰爾知所以不死者乎我次子尚未有室今與人撐船往杭州一兩月歸來與汝成親汝即吾家人第安心無恐言訖席捲其所有而以新婦呼王氏王氏佯應之勉為經理曲盡殷懃舟人私喜得婦然漸稔熟不復防閑將月餘值中秋節舟人盛設酒殽雄飲痛醉王氏伺其睡沉輕身上岸走二三里忽迷路四面皆水鄉惟蘆葦蒲菼一望無際且生自良家雙彎纖細不任跋涉之苦又恐追尋者至於是盡力而奔久之東方漸白遙望林中有屋宇急往投之至則門猶未啟鐘梵之聲隱然少頃開關乃一尼院王氏徑入院主問所以來故王氏未敢實對紿之曰妾真州人阿舅宦遊江浙挈家偕行抵任而良人歿矣孀居數年舅以嫁永嘉崔尉次妻正室悍戾難事棰辱萬端近者解官舟次于此因中秋賞



月命妻取酒杯不料失手墜金盞于江必欲寘之死地遂逃生至此尼曰娘子既不敢歸舟家鄉又遠欲別求匹耦卒之良媒孤苦一身將何所託王惟涕泣而已尼又曰老身有一言相勸未審尊意如何王曰若吾師有以見處即死無憾尼曰此間僻在荒濱人跡不到茭葑之與鄰鷗鷺之與友幸得一二同袍皆五十以上侍者數人又皆淳謹娘子雖年芳貌美奈命蹇時乖盍若捨愛離痴悟身為幻披緇削髮就此出家禪榻佛燈晨飡暮粥聊隨緣以度歲月豈不勝於為人寵妾受今世之苦惱而結來世之仇讎乎王拜謝曰是所志也遂落髮於佛前立法名慧圓王讀書識字寫染俱通不朞月間悉究內典大為院主所禮待凡事之巨細非王主張莫敢輒自行者而復寬和柔善人皆愛之每日於白衣大士前禮百餘拜密訴心曲雖隆寒盛暑不替既罷即身居奧室人罕見其面歲餘忽有人至院隨喜留齋而去明日持畫芙蓉一幅來施老尼張於素屏王過見之識



為英筆因詢所自院主曰近日偶遊佛施天閣擺飯何姓名今

作甚麼以何為生曰閒將簡阿秀充衛以操舟為業年來不如意

人頗道其勁捷江湖間未知誠然否王父問亦常往來此中乎

曰少到耳即點識之乃援筆題于壁上曰

　少日風流張敞筆寫生不數今生筌美人盡出取鮮妍豈知

　婦艷已沉抱死生冤。粉繪凄涼餘幻質只今流落有誰憐

　素屏散質倚粘裾今生緣已斷亂結再生緣

非詞畫臨江仙也尼皆不曉其所謂一日忽在城有郭慶春者

以他事詣院見畫与題悅其精緻買歸為清玩適御史大夫高

公納賄退居姑蘇多慕書畫慶春以歸。獻之公置於內館而未

暇問其詳偶外間忽有人賣草書四幅公取觀之字格類懷素

而清勁不俗公問誰寫其人對是某學書公視其貌非庸碌者

即詢其鄉里姓名則蹙頞對曰英姓崔字后臣世居真州以父

蔭補永嘉縣尉挈妻赴官不自慎重為舟人圖沉英於水中。家財妻

御史受郭璦春獻花弄

英不復顧矣幸幼時習水游泅波間漂流達遠登岸投民家而與脈治療了無一錢在身頼主翁善良助以衣衾待以酒飯贐以盤纏遣之曰既遭寇劫理合聞官不敢奉留恐相連累英遂問路取城陳告于平江路分聽候一年杳無消耗惟賣字以度日非敢謂善書也不意衆槧札之徹御覽見公聞其語深惻之曰子既知斯付　無索且留吾西塾訓諸孫寫字不亦可乎英幸甚公延入內館与飲英忽見屏間芙蓉琔然垂淚公怪問之曰此舟中失物之一。英手筆也何得在此又誦其詞復曰英敢所作公曰何以辨識曰識其字畫且其詞意有在真拙婦所作無疑公曰若然當為子任捕盜之責子姑秘之乃館英於門下明日叙召璦春問璦春云買自尼院公即使姥轉詰尼得於何人誰所題詠數日報云同縣阿秀捨院尼願寶藏公遣人說院主曰夫人喜誦佛經求人作伴閨幃了悟今禮為師願勿卻也院主不許而其意固欲一出或者可以藉此復讎尼不能拒

高公為崔英了完劉重

公命弁至俾夫人与之同寢処假日問其家世之詳王飲泣以實告且白題芙蓉事曰盗不遠矣惟夫人轉以告公公得狀人洗冽前恥以下報夫君則君之賜大矣而未知其夫之存亡也夫人以語公且云其讀書貴賤非小家女公知為英妻无疑属夫人善視之略不与英言公廉得故居址出没之跡然未敢輕動惟使夫人陰勸王畜髮返初服又半年進士薛理溥化為監察御史按郡溥化高公舊日屬吏知其敏手也且語溥化掩捕之敕群盗及家財尚在惟不見王氏下落窮訊之則曰誠欲畱以配次男不復防備不期當年八月中秋逃去莫知所往矣溥化遂寘之於極典而以原贓給英英將辭公赴任公曰待与足下作媒娶而後去非晚也英謝曰糟糠之妻同貧賤久矣今不幸流落他方存亡未卜且單身到彼遲以歳月萬一天地垂憐若其尚在或冀伉儷之重諧耳感公恩德乃死不忘別娶之言非所願也公凄然曰足下高誼如此天必有以相祐吾安敢苦



過但容乘餓然後起程翌日開宴路官及郡中名士畢集公舉
杯告衆曰老夫今日爲崔縣尉了今生緣容英諭公使呼慧圓
出則英故妻也夫婦相持大慟不意復得相見于此公備道其
始末且出芙蓉屛示客方知公使云了今生緣乃英妻詞中句
而慧圓則英妻改字也滿座爲之掩泣歎公之盛德爲不可及
公贈英奴婢各一津遣就道英往淛重過吳門而公薨矣夫婦
號哭如喪其親就墓下建水陸齋三晝夜以報而后去王氏因
此長齋念觀音不輟真之士陸仲暘作畫芙蓉屛歌以紀其
事錄以警世云

畫芙蓉妾忍題芙風屛開血淚如花紅敗葉枯梢兩蕭索斷
縑遺墨積零落去水奔流隔死生孤身隻影成飄泊成飄泊
殘骸向誰託泉下游魂不歸圖中艶姿渾似昨渾似昨妾
心傷那禁秋雨復秋風寧肯江湖逐舟子甘從寶地祝醫王
醫王本慈憫慈憫超群品逝魄願提撕氣發頓將行芙蓉顛



色嬌姿嬌手親攜花萎因折帶粉死為殉裏惹乾心尚苦極
朽根雖消但道草甍沉鵲羽豈期甲帳遇文蕭芙蓉良可澹
芙蓉不可棄君得宜月再圓見相親相愛宜相偕誰能聽我
芙蓉歸人問夫婦休及目看此芙蓉真可憐

秋千會記

元大德二年戊戌孛羅以故相齊國公子拜宣徽院使奄都剌為僉判東平王榮甫為經歷三家聯住海子橋西宣徽生自相門窮極富貴第宅宏麗莫與為比然讀書能文敬禮賢士故時多翕然稱之私居后有杏園一所取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花卉之奇亭榭之好冠于諸貴家每年春宣徽諸妹諸女邀院判經歷宅眷於園中設秋千之戲盛陳飲宴歡笑竟日各家亦備一日設饌自二月末至清明后方罷謂之秋千會適樞密同僉帖木耳不花子拜住過園外聞笑聲於馬上欠身望之正見秋千競蹴歡閧方濃潛於柳陰中窺之覩諸女



皆絕色遂久不去為閽者所覺走報宣徽索之亡矣拜住歸與
白于母母解意乃遣媒於宣徽家求親宣徽曰得非窺牆兒乎
吾正擇婿可遣來一觀若果佳則當許也媒歸報同俞飾拜住
以往宣徽見其美年少心稍喜但未知其才學試之曰爾喜觀
秋千以此為題善賦亦為調賦南詞一闋能乎拜住援筆以國
字寫之曰

紅繩畫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雙起誇俏要爭高更將裙牢
繫牙床和困睡一任金釵墜推枕起來遲紗窗月上時

宣徽雖愛其敏捷恐是預搆或假手於人因盛禮待之席間密
命作滿江紅詠鶯拜住拂拭剡藤用漢字書呈宣徽宣徽喜曰
真吾婿矣遂面許第三夫人女速哥失里為姻且召夫人并呼女
出與拜住相見他女亦於窗隙中窺之私賀速哥失里曰可謂
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也擇日遣聘禮物之多詞翰之雅喧
傳都下以為盛事拜住鶯詞附錄于此



嫩日舒情韶光艷碧天新月在桃腮柳葉吐鶯聲初試號枕位
閑絃索悄幽屏時听金黄細語錦芳舌韻柔風逾嬌媚○
幽夢驚開愁泥殘花根重門閉巧音多韻十分流麗人柳穿
花來又去欲求好友真玩計整上林何日得双棲心遂迩遊
既而同僚家皆坐不飾竟以墨敗繫御史臺獄得疾囹圄間
以大臣例家沒回家驚悸未逾旬竟不起闔室染疾盡為
一空独拜住在然水消冰解財散人亡宜微将对拜住回家告
而養之三夫人堅然不肯蓋當徵內發雖多而三夫人者独秉
權專寵凡他姬女皆歸富貴之門独已婚家反凋弊如此决意
悔親速哥失里諫曰結親即言又一与訂盟終不可改况非不
見諸妹妹家崇盛心亦羨之但寸絲為定鬼神難欺豈可以其
貧賤而棄之乎父母不听别議平章闊闊出之子僧家奴仅文
之盛視昔有加暨成婚速哥失里行至中道潛解脚紗縊於轎
中比至而死矣夫人以其愛女與已悉傾嫁奩及夫家聘物殮

收拜住夫妻歸家

之暫寄清安僧寺拜住聞之是夜私往哭之且扣棺曰拜住在此忽棺中應曰可開棺我活矣周視四隅漆釘牢固無由可啓乃謀於僧曰勞用力開棺之罪我一力承之不以相累當共分所有也僧素知其豐殮亦萌利物之心遂發其蓋女果活彼此喜極乃脫金釵及首飾之半謝僧計其餘尚直數万緡因託僧買漆整棺不令事露拜住遂挈速哥失里走上都住一年人无知者所携豐厚囊拜住又教蒙古生數人復有月俸家道從容不期宣徽出尹開平下車之始即求館客而上都儒者絶少咸曰近有士自大都挈家寓此亦色目人設帳民間誠有学問府君欲覓西賓惟此一人為稱亟召之則拜住也宣徽甚惑流落死矣而人物酷似怪之問何以至此且娶誰氏拜住實告宣徽不信命舁至則真速哥失里一家驚動且喜且悲然猶恐其鬼假人形幻惑年少陰使人詣清安詢僧其言一同又發殯空櫬而已歸以告宣徽夫婦愧歎待之愈厚收為贅婿終於其家[illegible]



住三子長教化仕至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早卒次子忙古歹幼子黑廝俱為內供奉帝御謡褫忙古歹先死黑廝官至樞密院使

天兵至燕順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黑廝與丞相失列門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當以死守不聽夜半開健德門而遁黑廝隨入沙漠不知所終

元白鼎音

至正妓人行并叙

永樂十七年予自桂林役房山是冬邂逅一遺姬於逆旅中雖泊沒塵土有甚老態然尚餘笑談風韻猶有紫簫自隨訪其詳蓋大都妓人以才貌隷教坊供奉陵遷谷變將為比丘尼未果已而轉嫁編氓愈益淪落今年老無所依隨孫就食匠營間逆予酌飲之使吹數調既罷因與共論疇昔其言至正時繁華富貴事如自睹然每一追思慨抱輒復作悲



豈來今往古紅顏薄命當如是耶余爲低回慨慨欲共感其意作長辭贈之題曰至正妓人行第詞筆萎弱不足以寫其態度之万一要觀之際取而讀之匪慰若人聊以自解焉耳

桃花含露傷春老蓮葉欺霜悴秋早紅飄翠殞誰可方大都妓人白頭媪言辭宛媚雖足愛顏色萎摧寧再好我家同補都先凋零亭近衰稍衛杖橋我役房山淵客求恣意氣豪若魁盜謾想紅樓飲鴈娃桂棹懷銀琵琶絃晏歲荒村因避迹等摶小酌且晋逆陽甚姿而成婁戒舜栢弓鞋事棄猶子今論姿格草不夭娛幽若在空谷翁媼張處認慣姦姊妹何鄉尋骨肉初謂終身求歡笑那知末路翻坊傀音行標姿紫玉蕭聲吹緱山瑤臺曲傳觴起立態如癡紛紛往事隨踏半詢時疑悄悄徊俯頃片久識孫杏吵嗟腔泥嬌凝眼睨鶯求友啾訝悒俯龍哺兒巨婁嚼發驚魂遊老柴別鵲苦分離分離或變成凄切凄切須知加只恐腸斷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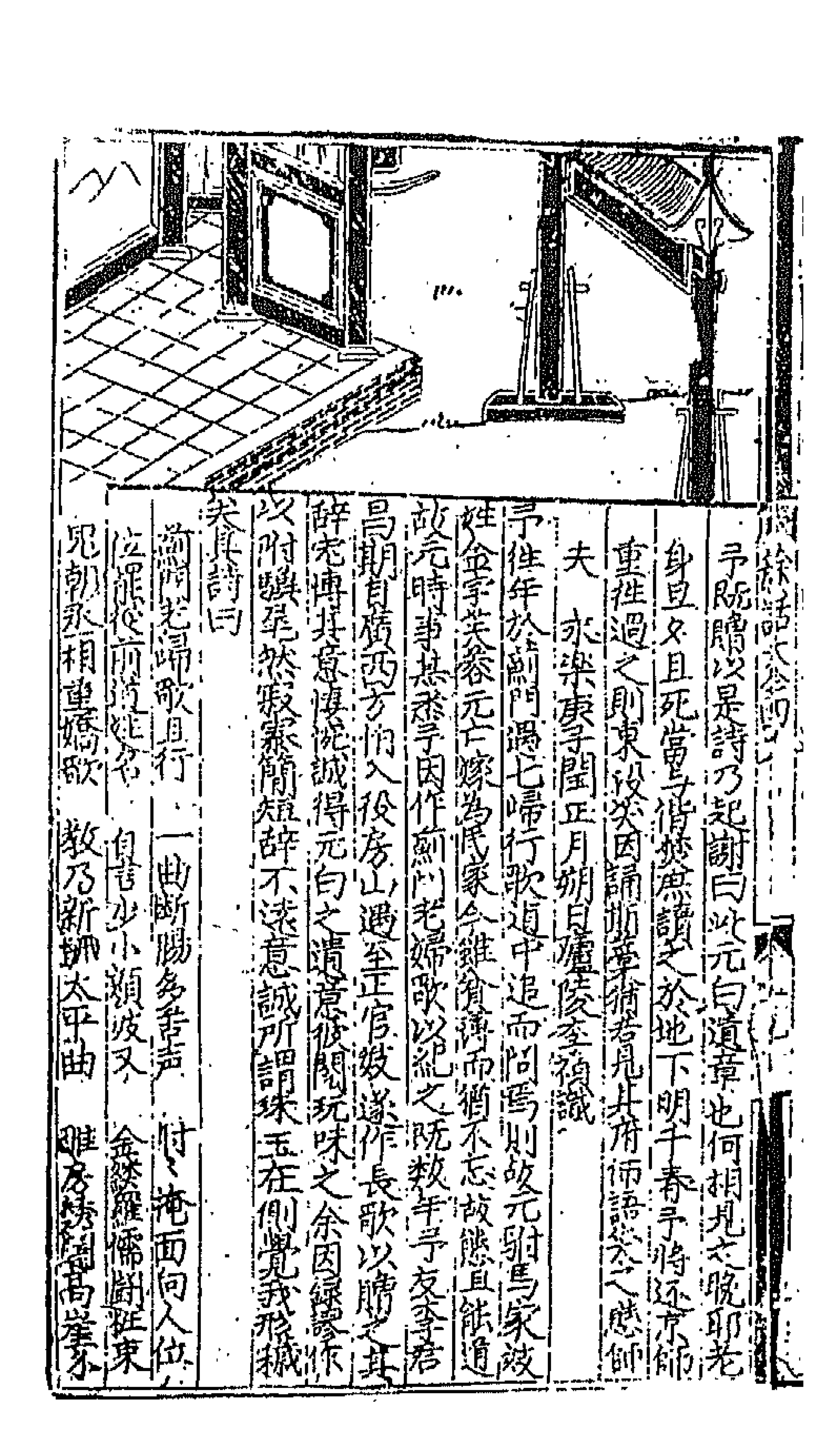
江湖信息、稀渡孤舟解纜凡廬鬻似啼似訴復似泣若喜若怨叢
若訣孤舟嫠婦旅魂消戰壘曾臣驚毛折參差角羽雜宮商嶶
韻紆餘巧柳楊墜露瀉淙挲繞亂孤怒怨蚓互低昂吻吻瑞鹿
別盡園嚴々湘水悲嗟建章登拜數聲諧洸漾民州一曲換伊凉、
伊凉偏見盛關假貴龍節笙管仕下琵琶鏗鏘韻碧齊棧棧漸
瀝鴉玄夜眞史燦調多周適以為單論盛年話一自于戈邊擾
撲戍多行輦遊渝謝記得先朝至正初於家才子上頭顧鬢環
約臂聯諧脫絲殘被紋綫凡罷博局倦餘數伴偕秋千蹴鞠情
人扶纖腰數枝嬌媚姤髻々常煩阿姐梳洞林英俊馳騁轡懵
向奴家通久宿鳳枕鴛衾貫整暮蜂媒蝶使交相屬冰客友俱
脂粉泥香体肌膚沉檀浴退君捨因聖弱內使傳宣催促
宇宙雖熙百姓安仁罩內畜覆三錦窩選作必閨禾欲寧息
深恣刺宇已見梯郎呈驟而還閭細甸貢狠纤丹樞陡峻樓鵠
嚶鶯表玲龍鏇角噹神州形勝直住翻覆々愁々惜壬氣五穀

禎还京師知叛人已故

豈登兔杪攉九重娛樂就聲伎廢寒宵得侍乞巧大夜晨許陪
脩禊避暑巡遊欲為權沿途宿頓爭除地陋姦侫柔揀媚婷侍
勅從家屬暫行幽薊挽排仙仗登秣倫睛鞠窮乾表營閭鼓鐸
轟雷動積外氣熯揚雪清統兵試時遠大內花園過香是鬭平
宗主貢咸成來會見高呼萬歲聲也琉緋鸚帽安鉢焦園黑鬃營
紉小郎悅後先雜兩怯群執左右麟符火赤佩黃蓾別縫花茲國
師霞紺綫被天魔隊舞羨宋女總聯婦常惟詫奴家憫數坊於府
流歌新北今朝闌備散進偒西廂怒賞院本偏蒙寵喝采於箴每
擅場渾脫囊威而刺酒遂拏珠絡只徐棠胡元運祚我欲歡遂
道龍吳築城闕宮裏懸衡朔漠塵埃敢暗哭窮廬肯望宮闈晉靜
看斷鎖虛宴奉王廷朝謁絶徼陰森部落恭卜瓊項同烽煙愁
頭講樂歌縱嬋娟珠風散龍擲香不全窮兆戍看偏慚盡歸幽曠
足亦羞纏祇因拔劍思依妳乾禍蹤跌擬李涯懷納正宜參照
若赤兔嘶李堕而家蘭心慧性非堅固死軒輪縛娘姦誤[illegible]



凡有巢老兒流為畜賊為槙帰文翁笑頼偶鴉鶩鳥羽雀紫霞
鵰鶚鳥飛鳥鶉鶉衰舅姑覩桑井碓碾門戶物換星移千載強尊
嫦娥沒奈何花六盛遭疾瘵男殯葬苦迍凱婁遊夫妨丑在泥塗
長是俾耀昏翠鈿已相違澀謊廝賣徒增感悵說釀辛只斷腸
節勞勞殘疴屍鍾久里舍么娘喚老醜金抹伊誰識阿婆彈撥撒
自矜纖手偷生又兼逢明代嗟死將當正二省鳳輛瀕零蓋沸
多種牙瘦骨行將朽欷歔嗟苦更嗟今小日來來皖陸沉窖窖
頑皮嬾怯耳聾聾眾嗤是知背紙鳥筆耕忙過償司馬流瀾已
凝祄往運誰發端莫撓窮途泪灑跟蹤未從人聽我相寬謝安
貌多吾安齊界未曾惶明明嬰兒分縹緗層樓綠珠墮難云氣猶
困貧之飢得嬌嬈到憔悴世上浮名不直錢歪帶顛酩休辭醉
玉瑩投泪起透征戰辯發歎無賦詩士阮遊戎狄郊夜桃燈快
諸疑愁頭那知皓首逢元耕弗用黃金鑄成之酒翰酣渠增民
三既風流千載暖遐思



予既贈以是詩乃起謝曰此元白遺音也何相見之晚耶老身旦夕且死當寸儕娛燕讀之於地下明年春予將還京師重往過之則東役矣因誦斯章猶若見其俯而語悲吟之態師夫

永樂庚子閏正月朔日廬陵李禎識

予往年於薊門遇七婦行歌道中追而問焉則故元駙馬家歌姬金字芙蓉元亡嫁為民家今雖貧薄而猶不忘故態且能道故元時事甚悉予因作薊門老婦歌以紀之既數年予友李君昌期自檳西方俏入役房山遇至正官妓遂作長歌以贈之其辭宏博其意悽惋誠得元白之遺意彼閱玩味之余因録謄作以附驥尾然瑕家簡麤辭不逮意誠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矣其詩曰

薊門老婦歌且行　一曲斷腸多苦声　忖忖掩面向人泣
泣罷從前說姓名　自言少小頗彼又　金縷羅襦斷班束
兜軃承相重嬌歌　教乃新翻太平曲　雖存楊閣高崖家



五侯七貴時經過　就中豔色亦無數　倏音低語哀我歎
行雲斷絕梁塵起　滿座傾聽鳴且嗟　當筵一擲千黃金
樂悉管絃歌陌耳　只言歡樂度青春　豈識人間有興替
向來風景一朝異　翠鈿散落隨埃塵　况逢衰老轉蕭條
惟有琵琶不離手　閒來遮唱舊時歌　不覺一聲雙淚落
人生安得長少年　一貧一富皆自然　勿道纏綿終識面
古往今來何足憐
永樂庚子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脩國史永豐曾棨書

又

廬陵李君昌期示予以所作至正妓人行長詩一章余讀之既具知當時之事而又喜其詩詞語之工也蓋公為廣西布政使以文章政事稱名久矣比來京師邂逅此妓於房山道中見其衰老因得以詢其事所以慨然為賦之以詩也嗟乎元起沙漠統一海宇雖曰政治然其制度施為多從胡俗以遊畋宴樂為



高拜[illegible]著彼人行長

務逮乎至正之君尤荒淫肴縱所好者惟聲色歌舞盤遊行樂
矣以謎日上下相蒙政治廢弛賊盜蠭起國勢不振天乃命我
太祖高皇帝勛戚群雄至正遁亡大統既正萬方攸寧中國之
治然後乎古肆我
皇上即位又整飭六師往征沙漠凡元之遺孽無有存者而昔
時至正之荒淫縱後其事世人亦罕知其詳此妓摘壁以追
之良可歎卽於戲此元之所以亡也然則公之作此亦寧無意
乎亦曰紀其實以補史氏之不載亦曰使後之讀者有所感發
興起耳豈他有屬意哉予因是喜公之志遂為書于其後
翰林待講臨川王英書

又

我吟向傳琵琶行　鏗然節奏絲絃鳴　嗚呼其才雖稱得
十載捐逢李須　續詩語哉彼人行　不啻得哏秋後悲
問冷臣徹之幽燕　道逢老妓說少年　白翻搖蕭壯心曲



流商咬徵変幽音　若樂支宗那可說　老夫三讀些文商思
欲倚新声調未諧　一妓女流何足数　感時撫事徧傷懐
公今卑業況朔野　况有文章継風雅　若為眷此独鍾情
莫訝江川老司馬
木天老人高廷礼書

又

嶺西布政使李公昌期鄴之偉人也以閒孝世其家以文章鳴
當代故其溺詞繪句雋韻人口有得其精意者猶嚐鮮肥嘬膾
炙然今觀其所作至正妓人行清新流麗若冥遂淪衛也
鮮潤若澗若光風之泛紫蘭也蹇情醞懷愉快交集要其指要
發之迴旋是亦可嗷乎若激皐之飛乎秋空也噫非文章之美閒孝
之工能至不我子讀之數什既惻恨人當及笄之年不能閒於
禮節以締好名宗俊然其中雖殘亂不能遺外況而以脫身風
塵獨幸其有所倚者既際聖明得占籍編户假宗有司撫之恩



而終其天年而於瀕死之日又獲公之詞翰以宣其湮鬱又何榮哉或者謂公是篇即元白遺音吁蓋不深諭者也夫潯陽絃江之句與潯陽江頭之辭徒悽切憤慨於離別之頃而二致若亦將於爲商人婦流落天涯也豈若斯人者既脫身喪亂復優游太平以卒而又託諸翰墨者如是其美哉彼其但能得[illegible]而嚅囁之者亦大有徑庭矣故評之曰元白之作工於詞而流於淫公之作發乎情而歸之正也後之覽者其將以爲何如

翰林脩撰羅玘敬書

又

吾友廣西布政使張公爲湖廣時所爲題正妓人行凡千二百餘言觀其備於浩汗若長江巨浪滂湃而不弱流麗動蕩若[illegible]褱浮雲變態而點綴以自肯文人才士詞藻之盛未有過於此者噫夫妓人今爲民婦有子與孫矣尚不忘其故態常以[illegible]隨步若川其妓猶能使公賞惜若此况於盛年也耶今有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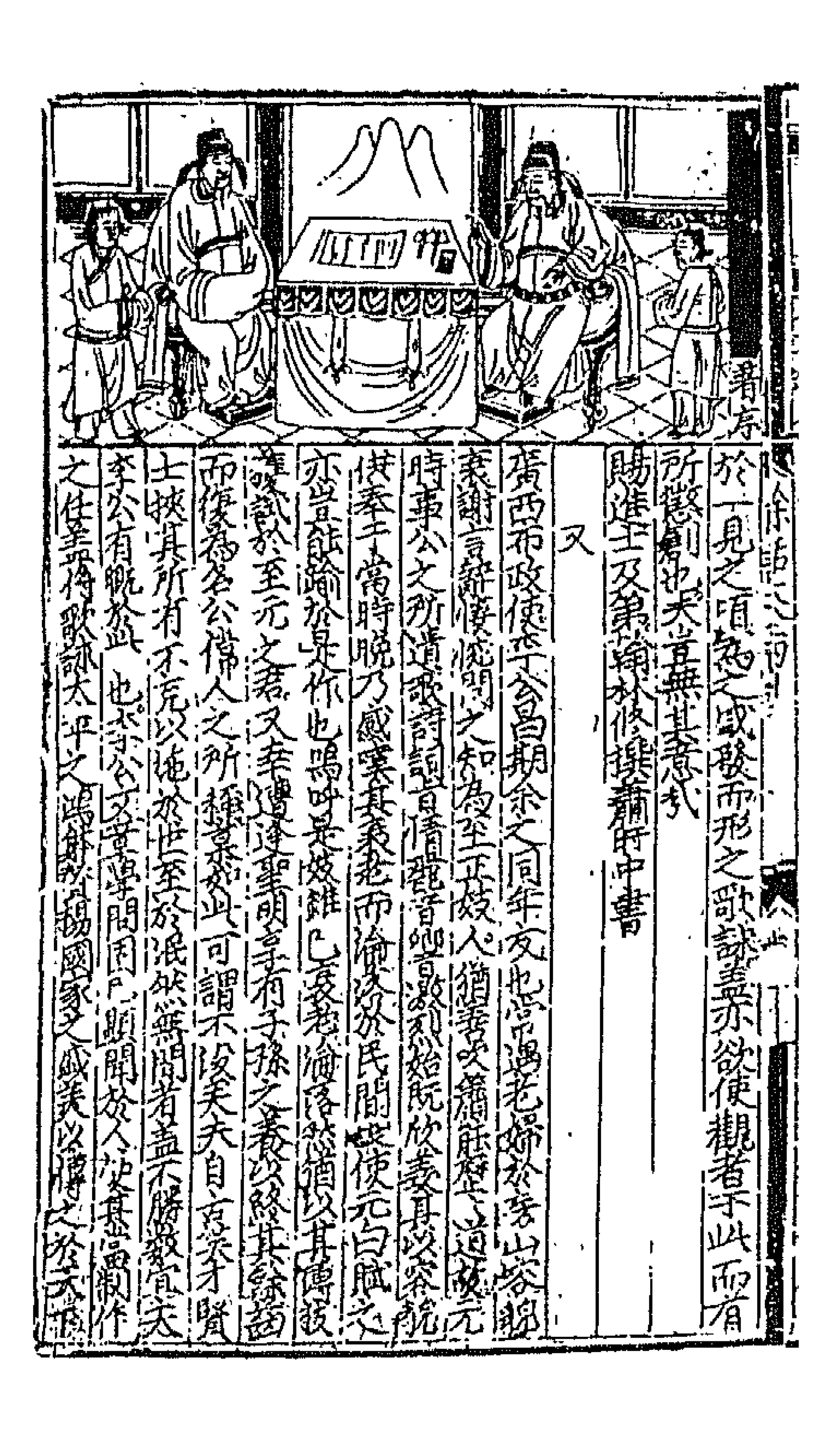
從其孫雁庭侯于房山獲與之遇則亦晚矣其其時不再來如挑笙簽絹者耶董夫以胡笳遇妓人以簫管遇柳州方伯之詩須合而為一時一人之作可也余既玩味嗟歎得其遺音飄々乎感哉遂書于左方以歸之

考功主事鄧時俊跋

又

右至正妓人行一章今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所作也公于房山遇是妓因感其所言賦此以贈之出以示予々觀之詞意儒麗不易得也然亦因有感焉夫由至正迄今七八十餘年矣當時學士大夫倡翔殆盡無復有見者而伶人妓女往々猶存豈當其間治教頹靡上下荒于聲色故雖久而其類尚多在也於乎其所以陵夷衰微者豈非其自致哉然夫妓之早年失身其間遂至顛沛流落非不幸也亦宜也及其晚歲得際

聖朝德化之盛為婦民間而終老於太平之日又何其幸歟公



於一見之頃感之感發而形之歌詠蓋亦欲使觀者于此而有所懲創也夫豈無其意哉

賜進士及第翰林修撰蕭時中書

又

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余之同年友也嘗遇老婦於蒼山谷御衰謝言辭悽惋問之知為至正故人猶善吹簫能歌往道故元時事公之所遺歌詩詞旨情理音韻激烈始既欣羨其以容貌供奉王當時晚乃感嘆其衰老而淪落於民間若使元白賦之亦豈能論於是作也嗚呼是故雖已衰老淪落然猶以其傳技擅藝於至元之君又幸遭逢聖明享有子孫之養以終其餘齒而復為名公偉人之所稱道於此可謂不沒矣夫自古奇才賢士挾其所有不克以施於世至於泯然無聞者蓋不勝數豈天李公有慨於此也李公又學問固腸開放人於其品題作之任宜將歌詠太平之盛鋪揚國家之盛美以傳之於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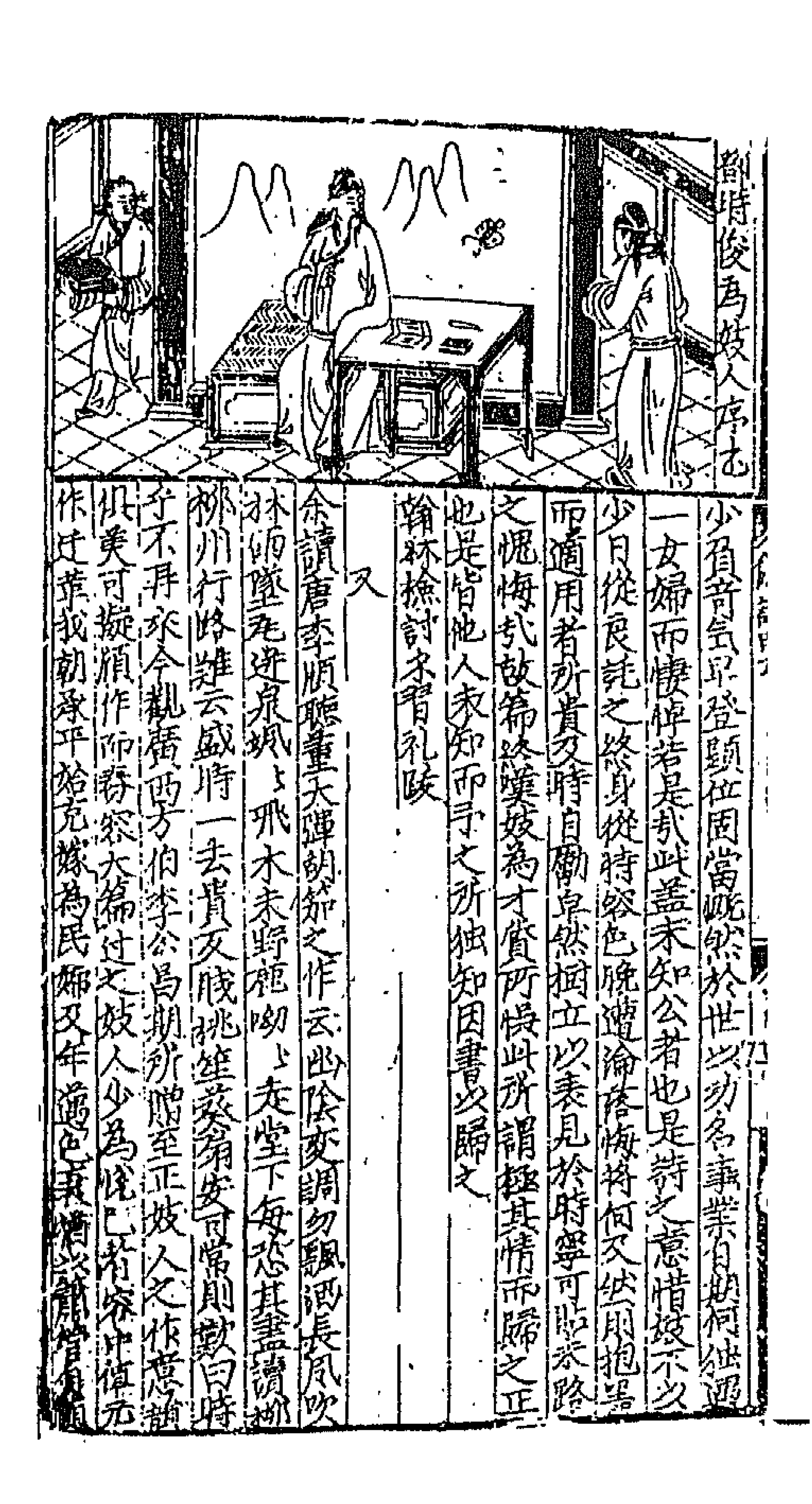


處義張行立名之士欲求當代之君子出一語以褒嘉之宜不可得而且致者乃能致公聽其議論而又重之以詩亦何幸哉雖然此未足以窺公之淺深也公為方面大臣固當以功名事業自期宣上恩德以施惠吹使環數千里之地悉陶於春風和氣之中乃以其文章潤飾治而歌詠太平性之金石傳之無窮然後足以見公之大若此特其緒餘耳烏足以窺公之淺深也哉予故書其後使觀者知求公於其大而不在此也

翰林侍講李時勉書

又

廣西布政使李公昌祺遇元至正教人于秀山命吹紫簫酌西飲之酒而遺之以詩持以示予觀其運巧思於雕鏤出奇語於豪端落筆之際必自謂元白復生未知其孰先孰後誠佳作也然是以垂髫之齡容色衰謝薄試其技尚能使人歎賞若此使當芳年盛色揚袂倚市其擲金買笑者宜何如哉人或謂公



少負奇氣早登顯位固當慨然於世以功名事業自期何継遇一女婦而悽悴若是哉此蓋未知公者也是時之意惜彼不必少自從良託之終身縱特容色晚遭淪落悔將何及然用抱器而適用者所貴及時自勵卓然樹立以表見於時寧可貽忝路之愧悔哉故篇終嘆妓爲才質所悞此所謂極其情而歸之正也是皆他人未知而予之所独知因書以歸之

翰林檢討余胥礼䟦

又

余讀唐李頎聽董大彈胡笳之作云幽陰変調忽飄洒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每恐其盡讀湘州行路難云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則歎曰時乎不再來今觀舊西方伯李公爲期所贈至正妓人之作意謂俱美可擬頎作而辭采大篇過之妓人少爲優已有容中備元作廷華我朝承平始克嫁爲民婦及年邁色衰增以誠属首頑



後世元曰為足論哉今觀[illegible]詞特寄意於一時耳猶未足以觀公也讀者當自知

翰林脩撰周述書

又

予觀廣西布政使李公所為至正妓人行一篇詞義深婉二復為之起敬雖然公之才學豈徒工於詩歌而已哉將以大發其蘊以鳴國家太平之盛福被生民於無窮斯不愧所負任之重也今以一妓而獲見遇於公之一賞何其幸哉雖老死無憾矣世之士大夫遇不遇也亦猶是爾使或一遇乎時則生被顯榮後垂永久否則沉落沉淪終身不齒良可惜哉因妓人行重有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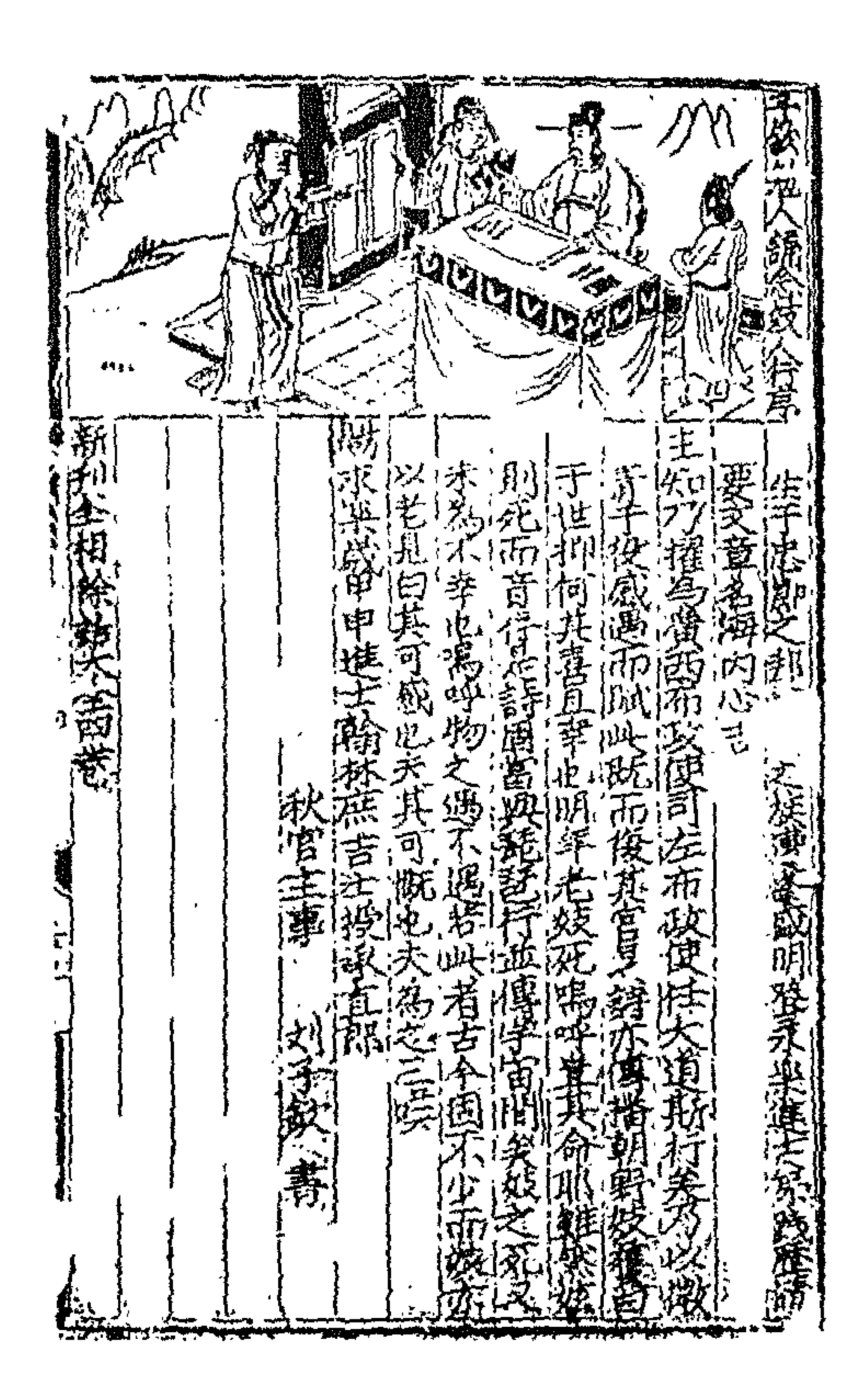
旹永樂庚子春正月翰林編脩周孟簡書

又

老妓大都人亡其姓名其時則可知嗟夫世異勢殊妓也離



落色衰嫁為估人婦今年七十餘衣食于匠著追憶往事風流
所散當時無復知其為人居閒數獨往往心口相語記諸薰
管則和鳴于飛之音変而為凄涼矢弦之調其声幽幽然嗚
咽慘惻若怨若訴若悲若泣時一聞于石崗坡壠之下感嘆
四壁而荒煙落日依微慘淡之状又接乎蒼茫之野閒蔽之
濱過之者日累若干人曾無一之或顧者何意秀山之役乃
有傳若說解其人亡訪而咨稽再往而賞聽其聽而為之嗟
慨不已而歌詠之詠歌不足則累數十百韻抑揚反覆悲涼
激烈控瞥乜而不盡使人讀之悽然若目擊當時事者哉所
古今之遺恨視老妓若無以為懷者悲夫見而知之者城以
為元白遺音嗟夫連昌之作琵琶之事餘之老妓固君子不然
其詞則慷慨悲涼以其人又不相上下然無足論惟擅
人之出處進退余不得而知也世好言古之人必相及觀今
之人必其然知其 賞鑒家同年友虞陵老



生于忠鄭之郡　之族衡蓋感明登永樂進士第歐陽詹

要文章名海內心己

主知乃擢爲廣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任大道斯行矣乃以微

著于役感遇而賦此既而復其官則錦衣播朝野妓雅吾

于世抑何其喜且幸也明年老妓死嗚呼甚矣命耶雖然妓

則死而首得存詩因與琵琶行並傳宇宙間矣妓之不幸

求爲不幸也嗚呼物之遇不遇若此者古今固不少而妓亦

以老見白其可感也夫其可慨也夫爲之一嘆

賜永樂戊申進士翰林庶吉士授承直郎

秋官主事　劉子欽　書